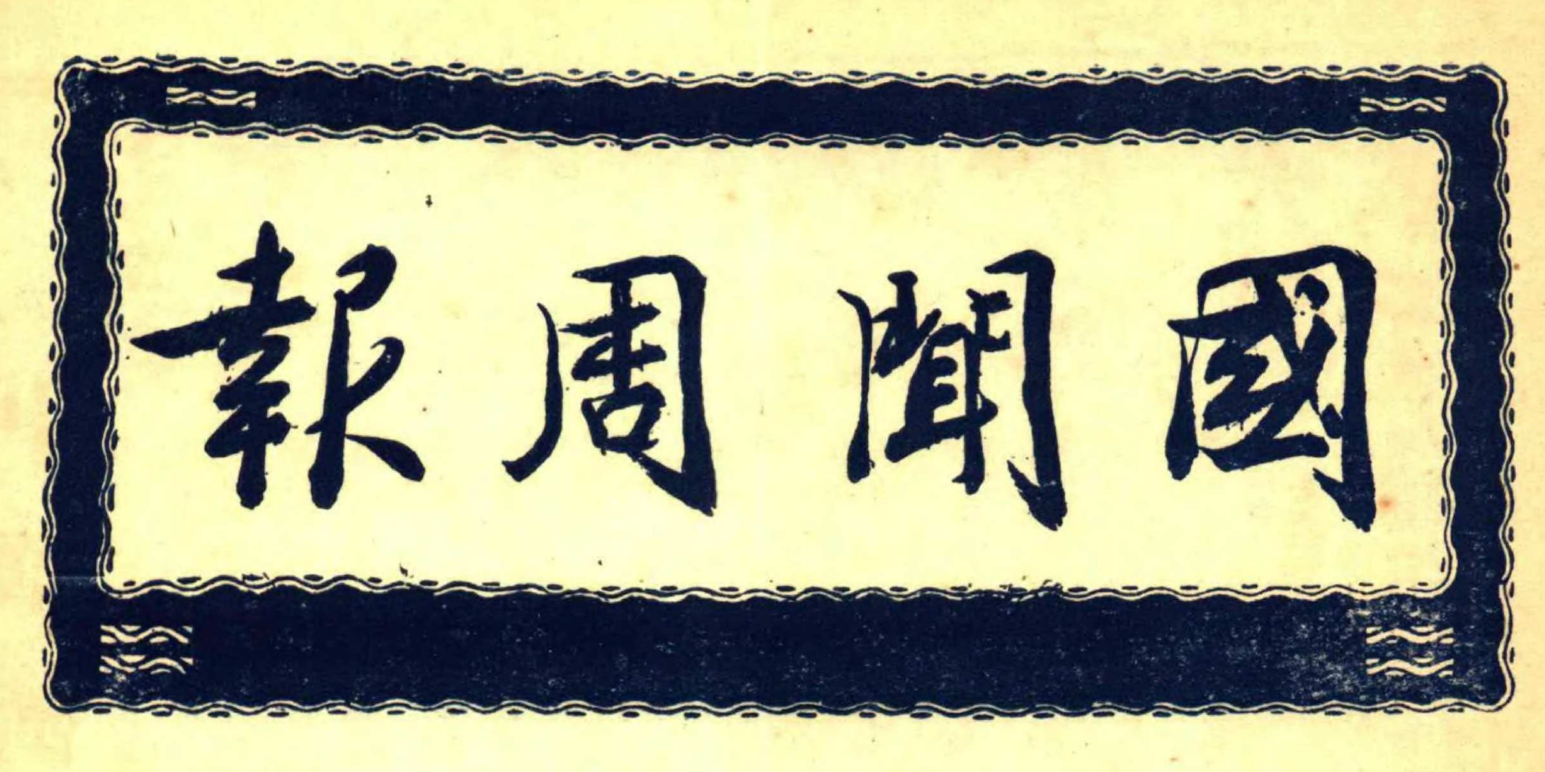


第五卷　第二十三期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劵新聞紙類

要目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出版

國聞週報總社

天津日租界旭街四面鐘對過

國聞週報

第五卷第二十三期目錄



青天白日旗下之京津

記者

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本週內京津完全克復。閻錫山八日在保定就京津衛戍總司令職。同日孫楚軍入北京城。閻本人於十一日到京。時天津局面已轉。十二日正式易旗。閻委傅作義任天津警備司令。派李生達率兩師入津。十四晨兵到。津沽遂定。茲紀其經過如次。

國軍入京

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孫楚部。於八日午進北京城。（時鮑毓麟旅已退出）孫先入城。軍隊隨後。此為國民革命軍最先開入京城者。故市民有極熱烈之歡迎。上午九時起。彰儀門大街一帶民衆鵠立道旁。青天白日旗高掛。治安會及總商會代表。分乘汽車四輛出城歡迎。順委會市黨部及各學校代表等。亦早馳赴城外等候。手執革命軍旗。高呼歡迎武裝同志口號。十時許。孫楚首乘汽車由彰儀門入宣武門。暫赴光明殿休息。十分鐘後。孫部第十六師三十二團開入。軍隊之前。有巡警二人騎車導引。隊伍整齊。三十二團之後。為二十八團。又次為二十一團。魚貫而入。每一團營內。均有機槍隊手溜彈隊及砲隊等。入城後。到光明殿休息。旋遂分赴指定之地點駐紮。計天壇景山及旃檀寺各駐一團。下午繼續到京者。為總指揮商震。第七軍長張蔭梧。及一部隨員衛隊等。二時餘入城。商即赴總商會及治安會。張已奉令任北京警備司令。故入城後即赴參謀部準備組設警備司令部一切手續。當晚商震發出布告表示（一）保護外僑生命財產。（二）保護敵軍眷屬。（三）如有收藏敗兵軍械者應即呈報並禁晉軍擅赴民間搜查。商又語訪者。此次晉軍作戰共十六個師。現已有六師開抵近畿。又據張蔭梧表示。本人奉命任北京警備司令。對軍事政治



晉軍由彰儀門入京！

概主公開。京城內駐軍至多不過兩師。城外各部隊尙須繼續作戰云云。下午閻又派參謀朱綬光到京。與各界接洽一切。並派員赴各使館對使團聲明北京治安擔負全責。外僑生命財產。妥實保護。閻八日在保定就衛戍總司令職。定十一到京。京師臨時治安會因京城治安有人負責。是晚在烟酒署該會內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結束會務。並將警廳及憲兵等移交警備司令部節制。該會遂於九日取消。發表通電云。南京國民政府譚組菴諸公。蔣總司令。新鄉探投馮總司令。保定閻總司令。北京商總指揮。張警備司令。南苑韓總指揮。各省區軍民領袖。各黨部。各法團。各報館均鑒。北京當奉軍撤退之際。各團體以城郊中外雜居。人心恐慌。秩序所關。至為重要。臨時合組敝會。以維持治安。業經通電奉達。知邀照察。日來國民各軍先後蒞止。京師秩序。幸託無恙。中外相安。並由京津衛戍閻總司令。妥派朱參謀長等到京。商洽接收事宜。治安秩序。負責有人。敝會自應及時結束。即于本日解散。惟京畿連歲用兵。今春更逢亢旱。民生困苦。慘不忍言。所望政治組織。早日就緒。宏敷闓澤。以恤顛連。是則士珍等所馨香禱祝者也。特電奉聞。諸希垂察。京師臨時治安維持會王士珍汪大燮熊希齡等同叩。青從八日起。京師治安。完全由第三集團負責。第二集團韓馥渠部。仍駐南苑。未入城。



京津衛戍司令
閻錫山

商韓言論

九日上午十一時。本報記者赴帥府園總指揮部訪問商震氏。至則汽車人力車。塡塞門前。在帥府園入口處。原有牌樓一座。已令拆除。無復痕跡。該處為鹿鍾麟之警備司令部舊址。奉軍在京時。曾作于珍之衛戍司令部。及三四方面預備軍之司令部。今屋宇依舊。人物全非。吾儕服役新聞界。載筆為軍政要人作起居註者。迭經滄桑。司空見慣。已覺漠然無動於中矣。守門者有大刀隊。排場與鹿鍾麟時代相似。衛兵之和藹有禮。亦與國民軍無異。所差者精神不若馮部健兒之飽滿。整肅耳。記者先訪參謀主任鄧佐虞君。蓋先一日來訪商君不遇。得見鄧君。約為先容也。旋由鄧君知照交際處。遂至接待室等候。至則來賓滿座。有官有商。有中有外。後來者尙絡繹不絕。直至十二時。一副官來言。商君見客太多。且即須外出。祗



駐南苑之兵
韓馥渠

留記者與前中國大學校長呂君復兩人少候。餘客概行擋駕云。呂君與商蓋舊交也。有頃。護兵肅記者與呂君同入其辦公室。即鹿鍾麟舊日所居。民國十五年四月五日曾一度入此室也。商氏風塵滿面。而神采弈奕。與記者談約十數分鐘。於軍事政治均有所告語。惟聲明祇作私人談話。不可披露報端。記者因是未便揭誌。所可爲讀者告者。祇有兩點。(一)商亟盼閻錫山速來主持一切。已飭電話局接保定電話。將親與閻氏接談。力促其行。因有許多事。商殊不敢負責處理也。(二)商君謂現在正在革命途中。希望各方。不可挾地盤權利之私念。致入歧途。其於世人隱憂私



第三集團總指揮

商震

處之點。均看得明晰。尤以天津問題。謂閻决用平和方法處置。記者以商君將外出。乃訂再見而別。時已十二時一刻矣。十日午前七時又乘汽車赴南苑。訪問馮部第三方面軍總指揮韓馥渠氏。車出永定門。已見韓部兵士。三三五五。遊行道途。市廛中熙熙攘攘。决無軍事時代光景。夾道綠柳成陰。稻田阡陌相連。彷彿江南風物。農夫刈草插秧。似不知有干戈之事。除有兵士押大車。拉草料以外。地面上充滿和平氣象。車至大紅門始見有韓部哨兵。或持鎗矗立。或佩刀站崗。於過客初不盤詰。大紅門上大書「努力救國」、「不勤儉便要亡國」等等標語。則猶是三年前馮玉祥駐兵時之紀念物也。既入南苑街市。則觸目皆爲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三方面某某師政治部之宣傳品。或係印刷物。或爲手寫品。間亦有圖畫在內。革命空氣。頓覺緊張。此爲與北京城內顯然不同之處。而兵士肩摩踵接。莫不精神振作。面色黑中帶紅。尤可表現馮玉祥部卒之特徵。韓馥渠之司令部前照壁上大書奮鬬二字。兩旁一書聞鷄起舞。一畫蘇武牧羊。亦馮氏駐節時代所遺。墨色已剝落不少。距此不遠則國恥地圖赫然在焉。亦馮所氏遺留者也。營房多已朽壞。閘砲兵營之屋頂亦被拆去。至其他各處之門窗缺毀者。尤爲不少。守衛亦爲大刀隊。記者先至副官室小坐。時方開飯。窩窩頭數枚。鹹菜一碟。小米粥一桶而已。副官等概席地而坐。凳几且不完全。遑論床舖。電燈早拆。入夜燃燭。幸該軍規定五時即起。九時息燈。故電燈之有無。殊無關係也。韓馥渠辦公處祇粗棹二木凳數具。其人瘦削而有神。語言遲慢而沈著。令人有孫傳芳鹿鍾麟合而爲一之感。韓氏誠摯聲明國民軍志在完成國民革命。絕對不想地盤。故馮玉祥至今尚在道口。彼以京津軍隊太多。已令所部酌量後退。當置於固安武淸等處。又謂鹿鍾麟本有到南苑之說。茲似已打消此意。現在當在高陽新城間。惟劉鎮華部已到通州。故彼之到通隊伍。已擬他撤。劉氏則預定到京一行也。彼於九日本决入京與商震氏面晤。因事卒仍未果。至鮑旅之事。各國公使昨雖來南苑說過。但彼並未奉國民政府命令。承認鮑旅回奉。矧彼之使命爲打倒奉系軍閥。鮑軍既係奉軍。彼自有權處置。氏旋又謂對鮑個人甚爲欽佩。而繳械一舉。亦係保全之意。蓋在此交戰狀態中。鮑以敵軍通過後方。於勢於理。均爲不合。即令放彼東行。在途中與他軍一有衝突。則全軍終必無幸。如今雖解除武裝。生命身體固

極安全也。韓又云。飽部雖有千人。槍支則不過七百云云。記者辭別回城途中所見大軍載給養甚多而城內城外復見晉國兩軍悉有招募新兵之旗幟又殊令人感喟無已也。

閻白風采

閻總司令於十一日午到京。京中各界。十時後紛赴彰儀門外歡迎。正鵠候間。忽得電話。閻已由西便門入城。因西便門路較好。故臨時改道。乘乃回城赴鐵獅子胡同。同時為下午一時三十分。閻氏係十一日上午四時由保乘火車北上。六時抵高碑店。因鐵路尚未修竣。改乘汽車。閻與白崇禧方本仁及秘書長賈煜如副官長李官亭等及衛兵數人。先乘四汽車北上。閻乘第二輛車。此四車馬力最足。故駛行極速。十二時後即已入西便門。經順治門大街。西單牌樓。折入府右街。入集靈囿國務院故址。因閻只知原先行轅設國務院。故先到該處。而不知十日晚經在京晉方要人商定。已改在陸軍部。閻到集靈囿為十二時四十分。即先在該處用餐。旋遂赴司令部。商震朱綬光孫楚張蔭梧等。亦均乘車馳至。各界歡迎代表。陸續皆到。比由閻氏親自接見。致謝歡迎之意。並述改道歉忱。表示京津治安以全力維護。各代表滿意而散。當有中外新聞記者多人。到部請見閻氏。出見由潘連茹翻譯。三時半。各記者始退。隨閻來京者。共有汽車四十五輛。所有總部各處人員。均已到京。計秘書長賈景德。秘書孔昭來。曾遜。趙踣仁。蔣㑺啓。陳崇德。交際處長冀貢泉。交際處員孫晉陞。張秀升。李蒙淑。邢殿元。張劼仁。李鳴謙。副官長李德懋。軍醫處長薄桂堂。軍械處長周維翰。衛隊師長杜春沂。參謀長朱綬光。副官處長陳敦懋。及其他隨員等數十人。

本社駐京記者於十一日下午三時往鐵獅子胡同衛戍司令部訪問閻錫山氏。先投刺於傳達處。初謂總司令遠來體疲。恐不能見。請以翌日適日本新聞記者亦來。乃固請一試。入室晤蘇體仁君。蘇君能操日語。日記者尤樂語之。商之方允介紹。未幾邀入大客廳。時在座者。已有西洋記者五六名。閻氏正擬出接。談囑稍候。待見過西洋記者晤面。繼又晤潘連茹君。潘君係先期自保來京。曾偕參謀長朱綬光。代表閻氏訪使團。為晉方之外交人才。謂衛戍司令部定集靈囿。因其地卷宗多。中央尚未接收。有不便當處。陸部作衛戍司令部。較為適合。昨（十日）夜商震孫楚張蔭梧朱綬光諸要人臨時商定。改在陸軍部。連夜佈置。粗粗就緒。是處房屋多係新式。較集靈囿為整潔。閻氏連見西洋日本兩批記者。均親送至客廳外。厥狀殊謙和有禮。最後方始接談。閻年約五十許。禿頭短鬚。面色深黑。容露風塵。聞閻在戰地已歷兩月。飽受風日之苦。惟面部依然豐滿。兩眼有神。時露笑容。發音聲雖低。而清晰有勁。於機警之中。寓有懇摯之意。寒暄後。閻氏比謂本人將長駐北京。天津亦擬一往。將先派人前往布置治安。然後親往。至於在京最要任務。第一即為治安。北京中外居民繁多。必使治安鞏固。人民不受驚恐。其政治方面。本人惟待政府命令。且甚願治安穩固之後。本人可無需留京。記者隨詢北伐軍事雖告段落。關內猶未肅清。是否將繼續工作。閻氏答謂當然須繼續。不過本人專責在於衛戍。全部軍事。當聽蔣總司令之命。集一二三四集團之兵力。以肅清關內。為第一步。庶京津治安。亦得有保障。記者復問。邇來外人間。對第二三集團軍。有許多挑撥。總司令知否。閻氏以鄭重之語氣答曰。此雖未及知。但本人可斷言者。吾人以主義結合。非泛泛之比。一切聽命於政府。外人離間。決難有效。更進一步言之。革命係整個的。不容或分。吾人革命。在於救國。已往軍閥。在於自私。惟其自私。故利害衝突。易受挑撥。吾人為救國而戰。不爭私利。試觀集第一二三四集團之軍。而悉聽命于蔣總司令。便非軍閥

之所能。吾人行動。悉惟政府所命。其結合絕非隨便。故毫不能受人挑撥也。次及鮑旅事。閻氏謂鮑旅本為敵人。惟鮑肯留京維持治安。亦係為國。故非敵人。余已電馮總司令。並將治安會使團往來文件附去。請其發還槍械云云。統觀閻氏態度偏重穩健。而其表示則又平和剛勁兼而有之矣。

記者又於十一日下午五時訪白崇禧氏於香廠東方飯店。方未去之前。以電話詢之。知其並未外出。惟其副官謂客多事忙。請以明日至。記者既知其在寓。乃仍驅車前往。先以刺付副官處通報。後隨即肅入。白所住為樓下之一小院。門前持槍之衛兵一人而已。白君衣布製中山裝。臂有黨旗為記。中寫「四前」兩字。乃「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之義。恂恂如儒生。乍見之決不能知其為叱咤風雲之革命大將也。坐定。記者劈頭即謂「廣西軍進至北京。乃中國歷史上向所未有之事。公意如何。」白君滿面



（第四集團總指揮白崇禧）

笑容。狀至愉快。曰「太平天國時兩廣軍嘗一度進抵天津。至於北京。誠哉其為破天荒也。」以下則詳述其感想。謂民國五年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後。迄未作北都之游。此次舊地重來。覺北京地面電車敷設。建築增多。以言物質確有進步。惟多年在軍閥政治之下。生活腐敗。官僚習重。觸處令人生不快之感。本來奉魯軍閥不適於現時代之生存。故其失敗早無足疑。而其所擁立之政府終於崩潰。亦在人人意計之中。故革命軍打到北京本無可異。惟今後如何以改造社會。打破惡習。則須大大努力。甚望南方革命精神。同時為北方民衆接受。總須民衆知自由民權之可貴。了解其為民國之主人翁。而後革命為不徒勞。此節甚望報界盡力宣傳也。復次談及軍事問題。白謂第四集團軍有六軍北來。前鋒已到長辛店。本人此來即為照料前方隊伍之故。目下天津問題。亟待解決。已由閻總司令派傅作義在津指揮。其軍隊則抽撥在前線之晉軍數師。聽令而行。現在第一步須做到肅清關內。至於東三省之事。則希望張作霖部下將領自行覺悟。祗要服從主義。自可避免戰禍。孫中山先生向以寬大為懷。但使主義獲伸。誰都可以容納也。記者嗣問其對於國都之意見。白君謂北京殊不宜再作革命政府之首都。一因外交環境太壞。外交歷史太深。動受掣制。大於政府不利。二因社會太腐化酸化。不宜於新政治。此中如社會風氣。祗要有人提倡。原不必糾正而改變之。獨外交問題非急切所可解決耳。最後談及國民會議。白君殊無多表示。惟謂如何召集與組織。大費研究耳。語畢。記者辭出。白君送至院門而別。其予吾人之印象。蓋為一幹練之事務家。不特無粗獷氣。且亦無一部分革命黨人劍拔弩張之氣象也。

閻抵京後

閻到京極忙。在鐵獅子胡同司令部內接見各界。值始稍休息。閻對京內諸耆老維護地方非常感佩。故第一日到京。即首先親往拜訪。五時餘與參謀長朱綬光。乘車出部。至王士珍汪大燮熊希齡等宅。表示感謝維持北京治安之意。王等亦謙遜有加。至六時許始回。當晚派定接收財政交通各機關人員一批。計京師稅務監督梁汝舟。天津交涉員蘇體仁。察哈爾交涉員潘連茹。長蘆鹽運使葛敬猷。津海關監督陸近禮。京綏鐵路局局長班定堅。京奉鐵路局局長王鑒先。官產管理處長張蘭亭。又閻以外交關係重要。已派李慶芳為衛戍部外交處長。十二日就職。並已向閻陳明。准其調用外交界人員錢泰朱鶴翔張煜全刁敏謙等。以資熟手。尚有財政交際政務等處。正組織中。又閻當晚發出兩電。一呈國府。一通電各省。報告抵京情形。原電如下。【電一】限即刻到。南京中央黨部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總司令鈞鑒。錫山於本月十一日午刻馳抵北京。市廛無擾。七鬯不驚。萬衆郊迎。歡呼雷動。託黨國之鴻福。遂京邑之全收。謹當遵照中央意旨。輯睦邦交。撫安民衆。上答政府付託之重。下慰人民屬望之殷。謹肅電陳。伏維垂察。閻錫山叩眞(十一日)未印。【電二】特急。道口馮總司令。上海楊總司令。漢口李總司令。廣州政治分會李總指揮。開封政治分會。太原政治分會。各總指揮。各軍長。各省政府。省黨部。各團體。各報館均鑒。錫山奉命衛戍京津。遂於本月十一日午刻。馳抵北京。市廛無擾。七鬯不驚。萬衆郊迎。歡呼雷動。託黨國之鴻福。遂京邑之全收。謹當遵照中央意旨。輯睦邦交。撫綏民衆。上答政府付託之重。下慰人民屬望之殷。特電馳聞。即希照詧。閻錫山眞(十一日)未印。此外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因不願久代請辭。閻已委孔繁蔚接任。閻未由保定到京前。曾命其參謀長朱綬光。先往組織司令部。並頒發布告多件。擇要彙誌於次。(一)革命志在救國救民。本無報復之心。又非快意之舉。值此軍事底定。大功告成。我京津人民。被蹂躪久矣。本總司令奉命來此。願與人民更始。絕不追究既往。並願我商民一體努力。主張公道。增進社會福利。凡強凌弱。衆暴寡。富欺貧。智詐愚。皆本總司令所不能容忍者也。此佈。(二)近查各處張貼標語口號。或乖本黨主義。或傷社會感情。在未規定辦法以前。暫禁張貼。此佈。(三)為令知事。查京津地方。關係重要。本總司令奉命衛戍京津。所有原負維持地方治安之軍警。均應繼續負責維持。以保安寧。是所企望。此令。(四)本軍軍餉向係發給山西省銀元票。現在軍隊到達京畿。尚未及兌現。誠恐兵士持有銀元票購買物品。兌換銀元。各商號未及週知。一時難於通用。應責成京師總商會。通知各商號。暫行一律使用。俟本總司令到京。即負責兌現。絕不使商民稍受損失。(五)為令知事。本總司令奉命衛戍京津。凡舊有各機關。着責成在職員司負責保存印信卷宗款項。聽候呈請中央派員接收。不得稍有隱匿遺失。或託詞規避。為要。此令。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九日京津衛戍總司令閻錫山。

關於外交方面者。日法等使館。先於十二日派漢文參贊赴衛戍部訪閻。閻遂於十三晨赴交民巷訪問各使。均甚融洽。英使尤表好感。夫人亦出見。十四日使團到衛戍部回拜。又國府以北京外交部決計裁撤。北京應與其他都會口岸取同樣辦法。委特派交涉員留駐。辦理對外事務。外部十二日已有電到京。委潘連茹為外交部北京特派交涉員。辦理北京外交事務。因此潘新被任命之察哈爾交涉員。尚難即就云。

閻因津局解決。於十三日派李生達黃口華。由京保赴津衛戍。另派人

整理鄭俊彥部。商震擬先到津一行。即率第三集團軍進攻熱河。其赴津之兩師。僅以小部分入津市任衛戍。閻何時來津。尚未定期。據閻表示。現派隊肅清京津路。最短期內即來津維持。本人負衛戍之責。必迅速恢復秩序。至軍事政治。均聽命中央。又戰地政委會主席蔣作賓。十三日由保到京。據談京津將設特別市。京兆區取銷。屬縣併入直省。直隸省會將設保定。又十二日南京電。京津衛戍司令條例。今日通過。國府會議防區為舊京兆二十縣。及天津屬七縣。司令職務。為警備維持治安保護外僑及國有建築物。其他軍隊。不得入其防區。又南京電。閻錫山來電請任張蔭梧傅作義為北京天津警備司令。議決照准。又閻佳(九日)電報告已通告前方。不能查封敵產。但請於用途儘量縮小。宜專充慈善賑災。國家不得取用分文。決參考條例。又議決派周震麟率楊熙繼續北上。接收北京府院。周前本已購奉天船票。因天津檢查嚴。未行。決日內動身。尚有不屬府院之機關。由楊督率接收。

津沽易幟

天津局勢。至十一晚始急轉直下。張褚十二晨行。一切善後。待國府命令正式解決。十一日夜十一時。西站總站及電報局。均見青天白日旗之飛揚矣。十二日晨遂完全入於國民政府治下。京津方面之北伐軍事。至是告一大段落。警備司令傅作義。晨七時就職於河北督辦公署。署門前高懸青天白日旗。就局部言。為張褚割據之告終。就大局言。為國民革命之勝利。本社記者於十二晨訪傅於司令部。傅談話云。本月八日得到閻總司令。委任為天津警備司令。繼聞徐源泉君與紳商協議。有擔任臨時保衛司令之議。甚表同情。故其就職一層。擬暫從緩。意欲由徐君維持過渡期間。再待閻總司令之後命。惟自十一日起。天津形勢頗為不安。蓋聞徐君所部。與張褚部在天津附近。有衝突之勢。國民政府之責成閻總司令者。在設法平和取得天津。所以一二集團之大軍。雖攻至津郊。猶且停止緩進。而所以表同情徐君辦法者。要亦望平和過渡耳。若本屬直魯之部隊在天津交戰。則危險尤大。因此之故。於十一日深夜始決計於晨間就職。而倉卒間遂未及向各方預為通告云云。同日傅發出布告兩通。(一)為布告事。案奉京津衛戍總司令閻電開委任傅作義為天津警備司令。並頒發木質關防一顆。文曰國民革命軍天津警備司令之關防等因。奉此。遵即於本月十二日宣誓就職。啓用關防。除分別呈咨令行外。合行布告。仰軍



天津警備司令
傅作義

民人等。一體週知。此佈。(二)為佈告事。本司令奉京津衛戍總司令閻電開。委任傅作義為天津警備司令。等因。奉此。遵於本月十二日。在津就職。所有天津防務。及地方事宜。業經雙方容納本埠紳商請求。和平交接本司令職責所在。自應盡力維持。凡屬商民人等。各安生業。毋得驚擾。倘有妨害治安擾亂秩序者。定當依法嚴懲不貸。特此佈告。

當張褚之未去也。知大勢已非。十一晚與南桂馨氏商定。廼逕交晉方。彼則帶兵退去。而希望勿追擊。其所擬辦法。見於下列致總商會等各團體

之一聯名公函，函云。敬啓者。本直魯聯軍總副司令。爲尊重和平。避免外交。保衛僑民生命財產。免蹈濟南覆轍計。擬即躬率所部。移師東指。以免糜爛地方。經將此意分別通知駐津各國領事及司令官。深荷諒解。自本軍撤防後。所有津埠治安。已會商晉軍派傅將軍作義爲天津警備司令。常警察廳長之英爲副司令。負責維持。度可無虞。統希查照。隨時接洽。俾有遵循。務期地方賴以安寗。人民稍事喘息。本代表本總司令有厚望焉。特函奉達。藉頌勛綏。晉軍駐津代表南桂馨。直魯聯軍總副司令張宗昌褚玉璞。先是傅未就職前。原有推徐源泉任過渡時代之保衛總司令說。嗣以傅已奉閻總司令正式委任。故徐未就職。但仍協同傅氏防護治安。查徐源泉此次舉動。係津紳嚴範孫華蘅臣諸氏所公推。蔣總司令所派特務員張璧氏所接洽。議定之後。張曾面告南桂馨氏。得其贊同。其意要以張褚不走。不得不促其走。而靑黃不接之時。不得不有維持之方法而已。徐氏始終表示光明。一切聽國府命令。願率所部維持至有正式負責人員蒞津爲止。曾電呈國府。明白聲敘。十二晨因傅已就職。本人遂嚴飭所部協同維持秩序。並親到河北。在扶輪學校辦公。午後至警備部與傅會見。相談甚愜。津紳士等。十二日下午。亦電閻總司令報告公推徐君之始末。請示解決辦法。一面第三集團方面。已備委任徐爲十一軍團總指揮。以示勉勵焉。附錄徐呈國府原電如下。南京國民政府鈞鑒。源泉駐軍天津。目擊地方困迫。中外疑懼之險狀。基於保護僑商安輯人民之夙志。並當地士民之敦勉。謹率所部。宣布脫離直魯軍。改隸國民政府。於六月十二日就公推天津臨時保衛總司令之職。在國民政府。正式接收地方以前。負維持公安保護外僑。並促進直魯軍退軍出境之責。遵照政府命令。辦理善後。一切事宜。所有收束軍隊。安輯商民。國民政府自有權衡。源泉無不惟命是遵。總之倘外交得所安寗。地方人民得所保障。部屬得所歸依。則源泉之目的已達。屆時解甲歸田。束身待罪。自所甘願。既無權利之私。亦無戀棧之念。耿耿寸衷。可表天日。當爲天下所共諒也。除分陳蔣馮閻總司令外。特電肅呈。伏乞鑒核。徐源泉叩。

傅就職後。以無直轄部隊。在津警察及保安隊力量薄弱。故十二十三兩日。市面情形頗呈混亂。便衣隊潰兵及土匪等。到處騷擾。槍砲聲時有所聞。十四晨仍未肅清。電車自十二下午停駛。十四猶未恢復。租界亦戒嚴。夜十二時禁止通行。十三日始調到軍隊兩批。第一批係晨到。爲陸殿臣部。共一旅。由旅長田某率領兩營駐警備部。兩營駐附近戒備。陸部原爲孫軍十三師。早向傅接洽輸誠。十二晚未及開來。故十三日清晨趕到。現仍稱爲第十三師。第二批爲何紹南旅。十三午開到。此原係直軍第六旅。駐軍糧城。何與傅係同學。久有接洽。到時駐河北公園。嗣即調至金剛橋南。黃昏入城。一部分佈於西馬路一帶。隨即驅逐未完之便衣隊。至十四



河北舊督署前之青天白日旗

午仍在工作中。槍殺匪徒已有數十名之衆。住戶被搶者亦不少。十四晨。北京派來之正式軍隊傘生達兩師。前鋒已到。大隊隨後即來。津市大局與治安。會司令部商定。第一二集團之陳調元方振武等部。亦到津郊。惟聞須候令開進。

黨的工作

[illegible]時政務委員會。自六日起。業已公開。聞該會係上年國府一[illegible]六次會議決定通過組織。任命各委員。在北方工作。歷時已年餘。惟當時以北方尚在奉系軍閥下。故所有委員名單。並未發表。其委員中有因故未到者。或亦託人轉代。及濟案發生。該會委員會迭與日方接洽。並與日武官建川少將交換聲明書。於地方日僑之保護。多所交換意見。頗爲融洽。其最重要點。即爲張作霖行後。日方所擬日兵出動界外及日僑遷入使館界內兩事。已然取消。同時對保護日僑與地方軍警。亦有聯絡。治安會成立。該會亦多贊助。順委會在治安會取消後。北方政治分會未產生前。將於短期內主持北方對內對外事務。現時主持會務者。係段子均沈尹默蕭瑜黎世衡張定璜諸人。連日正在活動中。又北京特別市黨部。原在湖南會館辦公。因覺不便。擬遷往西長安街財政部後。警備司令張蔭梧以財部諸多重要文件。勢須特別注意加以保管。未奉長官命令以前。任何機關團體。不得移入。因而市黨部遷往之議。中途取消。但市黨部非有百餘間房屋不敷應用。十二日上午十二時。黃如金等。特訪閻總司令。接洽斯事。結果指定教育部中院暫行作爲黨部辦公處所。黃等當即允諾。下午三時餘。市黨部即派徐季吾梁子青兩代表前往教部視察。劃定界限。移往辦公。直隸省黨務指導委員會。以時局公開。黨部態度極應表明。乃於十二日推舉黨務指導委員王宣爲代表。與駐津各國領事接洽。並面交中英文對外宣言各一份。聞其對外接洽。含有二意。一爲維持邦交。一爲宣傳主義。並請其注意反動派之接洽。計往訪之領事共有七國。即英•法•德•美•日•意•比等國。結果極爲圓滿。茲將其中文對外宣言。揭載於下。

中國國民黨是代表中國民族全體利益的黨。也就是中國國民運動的主動力。他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惟一的目的。在求中國的自由平等。關於這一點。諒各友邦當承認爲中國民族合理的要求。中國國民對各友邦亦當深致感謝。

中國國民革命。有確定的三民主義和建國的程序。由此途徑不但中國人民得抒困厄。而世界上最難解決的遠東問題。也就隨着解決了。遠東問題。其實就是中國問題。中國問題不解決。就是東亞和平。甚至世界和平。沒有保障。中國近數十年來。內感政治不良。外受不平等條約束縛國民經濟陷於困境。是爲中國問題的起因。也就是遠東問題的由來。各國勢力平衡。得暫保和平。勢力衝突。立即引起世界紛糾。中國失其强力。危險影響。立即達於國際。並且解決中國問題。必須由中國人自行解決。當爲世人所公認。故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不但是中國問題正當解決的方法。也是中國民族對於國家。對於世界的責任。

中國國民黨所指揮下的國民革命軍。自去歲北伐以來。業已統一南方及西北各省。現在京津已下。軍閥齊倒。已有統一中國。並與各友邦在國際上有互相扶助的能力。各友邦對於這種偉大的國民革命。應與同情和援助。當勿庸再用其阻撓懷疑和觀望。但以向來軍閥行動的惡例反動勢力的挑撥和共產黨的陰謀。深恐遮斷各友邦與本黨的交誼。或因蜚言而引起誤會。這種危險在這局面陡變的時候。最易發生。本省黨部謹代表直隸京兆全省區人民。鄭重宣言。以表本黨光明磊落的態度。

下列各端幸加以注意。

(一)欲澈底明瞭中國革命的意義。必須先明瞭國共的區別。國民黨所努力的是國民革命。以建設爲目的。共產黨所誘致的是階級鬭爭。以破壞暴動爲目的。專在挑動中外惡感及擾亂秩序。這種暴行。不但各友邦所疾首。中國人民猶深痛恨。共產主義不適於中國。早爲世人所共認。中國國民黨是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黨。絕不容共產黨在中國橫行。故本黨對於共產分子決定澈底清除。以絕禍根。各友邦對於這一點。務須首先認識清楚。

(二)本黨指揮下的國民革命軍所到的地方。對於友邦人士的生命財產。必力加保護。本省黨部絕對守此信義。使我國民革命軍關於保護外僑一節。勿稍疏虞。

(三)收回國權及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乃是本黨根本主張。但用正當手段解決。同時更希望各友邦對於中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以及因不平等條約而生的一切不當權利。自動取消或交還。以免除國際間不良現象。中國猶希望與各友邦提携。訂立互惠平等的條約。什直隸省內一切交涉事項亦本此原則進行。

(四)軍閥官僚以及中國共產黨完全是禍亂中國的。延長戰事的。爲中國國民所共棄的了。希望各友邦對該項人等勿利用。勿容納，勿援助。勿受其所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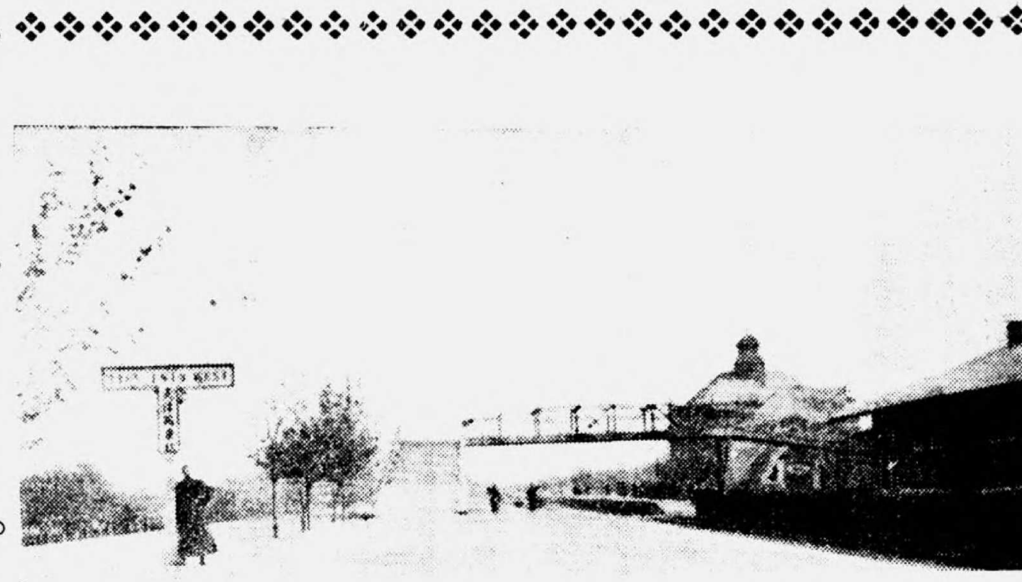
(五)各友邦既審知本黨眞正的主義。政策和態度。希望各友邦對本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加以深切的同情諒解及援助。使國民革命早日成功。以築中外國際間眞正的親善的基礎。

(六)此次濟南不幸的事件發生。本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對各友邦已有很鄭重的宣言。各友邦對此事件必能予以剴切的同情。並深望今後彼此互相提携。加以嚴密之防範與警惕。不使再發生此同樣的不幸事件。

(七)本省黨部及本黨省政府對外事項。俱爲負責機關。各友邦如有交涉或詢問事項。俱可到負責機關。按照正當手續解決。惟各友邦如溢出國際間常態。或容納禍國殃民的軍閥官僚和破壞秩序的共產黨。引起糾紛。則各友邦應負其全責。以上所列七端。都是代表中國國民運動最近的趨勢。也就是本省黨部所決定的態度。相應明白宣布。以免誤解。特此宣言。中國國民黨直隸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六月十二日。

各路交通

交通界訊。衛戍總司令部。委派尹扶一爲交通司令。積極籌備各路交通。京綏路橋軌。業經次第修復。已於十一日起。由京通至康莊。並可由康莊換車。轉達包綏。京漢路北上車。可到永樂村。南下車亦通至琉璃河。以永樂村鐵橋被毀七孔。現正督飭工人。限三日內修竣。聞本月十五日。北京漢口間。當可開直達通車。京津間交通。衛戍部已飭令從速籌備。天津京奉路總局。於十三日午後規定。十四日晨六時。由津東站開行專車一列西去。係該局洋總管及車務處長工務處長等。專爲視察路線。以備修復通車。並携帶米麪等食料。以爲供給沿站路員之用。如視察結果認爲可行。則即日起開行客車。不過所感困難者。據路局詳細調查。將來開行列車。所有機車車輛及可用貨車。自北京以迄唐山。統計不過三百餘輛。可用客車。在津站者。僅四十餘輛。且强半爲外國聯軍佔用。機車總數不及十五輛。內中尚有調車機車三部。損壞及在修理中者各三部。北京豐台間亦有機車二三部。但可用與否。尙屬疑問。是故即使京奉一線只通榆關。現下所有車輛。亦必深感缺乏。新局長責任之重。於此可見。津東至塘沽一段



天津西車站

已無魯軍。水陸交通均使。津浦自十二日起。亦派路工赴楊柳青探路。準備通車矣。至於電報電話等。電報綫已於十三日修好。電話線尚在修理中。預計一二日內即能通話云。

輿論一斑

天津大公報十日社論。題曰閻錫山就京津衛戍之任。文云。據北京函稱。閻錫山氏已於七日在保定就京津衛戍總司令之職。並聞今日或由保入京。先期已派商震到京有所佈置。一面催韓馥榘等軍東進。期恢復京津間之交通焉。閻錫山氏在民國之經歷殊爲特色。蓋自辛亥掌政太原。亘十七年之久而未變更。中間俯仰浮沈於北洋各閥之間。善隱鋒鋩。保境無事。然及去年革命軍一出長江。則毅然加入。秋後戰興。以一省之力抗全奉之師。數日之間。已迫京畿。定州受挫。遂退太行。自是堅守雁門繁峙龍泉諸關。亘時六七月。激戰數十百次。自冬徂春。瀕險者屢。其間尤可稱者。師長傅作義以數千之衆守涿州三月之久。蒙砲擊兩萬餘發。城壁毀四五次。其攻之烈與守之堅。皆中國內戰史上所未有。雖卒因糧盡開城。然以蕞爾孤城屏障晉豫。其與戰局全體關係之大。尤當大書特書者矣。大抵自去年五月戰局移至黃河流域之後。操全局之關鍵者是爲晉軍閻氏。曾於太原演說云。中山十四年北上時。閻告其使者曰。山西參加革命有兩種時機。其一山西參加則必可成功之時。其二山西不參加則革命全體將失敗之時。此言雖簡。甚得要領。蓋去歲以來。晉不參加則匪惟不能成功。且有失敗之勢。試觀奉軍於五月杪何以退河北。爲畏晉也。七月中直魯孫軍既得徐州。而不能攻隴海者。亦以奉軍受晉軍牽制。而不能由京漢南下也。及蔣氏下野。孫軍渡江。東南大勢殊爲岌岌。且有討唐之役。更無北伐之暇。當是時晉軍獨力開戰。直攻京畿。其後退守太行。盡失晉北。然牽制奉軍精銳十餘萬衆。俾第二集團得專力應付隴海戰事。及再下徐州。寧府地位始告穩固焉。至於最後之大決戰。津浦京漢正太三路。皆重。缺一即敗。大抵最後兩三個月間。晉軍疲敝已達極點。聞閻氏曾擬毀兵工廠走晉南。其行不行。全看繁峙失不失。是更有以見全軍戰守之苦與其決心之堅者矣。一般希望中國統一與眞正改革之成功者。原不含個人觀念。且應視從事改革者爲一整個團體。因非如是。則改革不能成功。且革命軍司令勢必仍軍閥化地盤主義化也。吾人以此見解。願本君子愛人以德之義。不對閻氏爲任何逾量之讚辭。且望閻氏深感責任

之重大。永憶軍民之犧牲。自此以往。永遠努力爲新民國之柱石。以輔助全國三民主義的建設之成功。其爲之輔佐者。亦宜牢記閻氏今日非復袁段時代督軍省長百帥大帥之流。乃恢復到辛亥以前之一個同盟會員。而爲新民國十七年之一個人民領袖。苟本此義。孳孳爲之。則此次之衛戍京津。不特開闢其個人之政治新生命。且實爲民國之一新紀元矣。

又該報十二日社論。題云國民戰爭成功後之精神。文曰。歷屆軍閥戰爭。往往以合作始。以分裂終。恍若分裂隨成功俱來。失敗又追分裂而至。祗有共患難之日。而無同安樂之期。國家人民。均犧牲於此種循環之軍閥戰爭。不得片刻休息。創共始之業。入建設之途。而外人狃於成例。利其紛擾者。且往往在一戰事將終之時。捕風捉雨。預爲推測。不曰某派與某派失和。即曰某軍與某軍暗鬪。懸種種試驗題目。廣爲宣傳。其始也。落伍之政客軍人乘其機。肆爲離間之奔走。其繼也。當局之政客軍人入其彀。竟爲事實之證明。外國人一隨其意以出題。中國人一本其旨以作答。如影隨形。如響斯應。名爲國內戰爭。實多國際操縱。尤爲全國人民所痛心疾首。而深惡軍閥戰爭之禍國殃民於無窮者也。今者國民革命軍。既以三民主義爲號召。打倒軍閥爲目標。則此次戰爭。應當認爲國民戰爭。不得視爲軍閥戰爭。所有從前軍閥戰爭之流弊。自當一掃而空。一切勝利。皆當視爲國民之勝利。非蔣馮閻與夫其部下各個人之勝利。故所有因勝利而來之一切權威。均應歸之於代表國民之國民政府。非任何個人所得而竊據。直言之。國民戰爭之成功。爲整個的。非各個的。爲公的。非私的。夫如是。則從前內外挑撥離間之故技。將無所復施矣。近日佔領北京後。蔣介石即力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不居其功。馮玉祥又力推第三集團總司令。進主其政。似皆能痛除從前軍閥戰爭時代權利思想之惡習。而一表現國民革命之眞精神。斯誠民國之大幸也。吾人深盼代表國民革命武力的各領袖。本此精神到底。吾人更深盼各領袖之部下。亦能本此精神到底。所有軍閥時代。某地必須歸某派。某派之下。必須歸某派之人。一種割據式封建式權利思想。根本剷除。各方上下。澈底的表現公天下之革命精神。而與四萬萬人共始者也。此種精神。苟能認定。則政治方面。所有蔣派馮派晉派桂派與夫西山系老同盟系種種派系之名。軍事方面。所有蔣軍馮軍晉軍桂軍與夫黃埔系保定系士官系種種派系之名。自今以後。均應立予消滅。不得見之官文章。不准登諸各報紙。國民政府下之軍事政事之措施接洽。無論中央地方。祗准有各機關公式之官吏。不准有各私人秘密之代表。軍民官吏暗中派遣代表往還商議公事者。以違例論。將軍閥時代之暗雲密霧。消滅於青天白日之下。則此次戰爭。庶幾可爲國民戰爭。抑爲中國之最後戰爭。蔣馮閻諸公之戰功。乃眞可以不朽矣。





韋拉里說詩中韻律之功用

吳宓譯

按韋拉里 Paul Valéry 為現今法國最負盛名之文人。其所撰之「論理智之危機」La Crise de l'Esprit 篇。已有人譯出。登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八九十各期。韋拉里立論之宗旨及態度。大致注重理智。無論對何問題。深思密察。務求真知灼見。通徹透闢。而不為古今成說俗見所囿。但其思想之材料。力求通博。包括一切。而無遺漏。由綜合之工夫。以得精確之結論。誠可為吾人所取法者也。其「雜俎」Variété 一書中。又有評拉豐旦 La Fontaine (1621-1695) 所作之 Adonis 詩一篇。即以此詩名為題。略謂世人多以拉豐旦為怠惰悠游之人。放浪形骸之外。浮沈夢幻之中。日與麋鹿猿鶴為羣。樂天忘機。偶然興之所至。提筆作詩。純出自然。不假思索。故其詩多山林之美。而富烟霞之趣云云。殊不知此類見解乃極謬誤。若細考之。則知拉豐旦者。治生雖拙。作詩則苦。雖無功名之念。而凡所著述吟詠。則務極精勤。其為人傳誦之「寓言」Fables 雖寫鳥獸。而實寓當時法國朝野上下各種人物之性行。非涉世經驗宏富、觀察深刻者。何能辦此。至其 Adonis 詩。長至六百餘行。韻律精嚴。尤須苦心組織。慘澹經營。方能有成。韋拉里氏於是推論文學創造之原理。謂凡偉大之文學作品。皆以理智構成。即描寫夢幻及瘋狂。亦須以分析之理智。逐步造作。求模擬之似。而非縱任一己之想象及感情所能致者。近世浪漫派以下所謂藝術須出於自然。但憑一己之天才。為無意識之表現。所得便為佳作者。實自欺欺人之語也。且文學中之規律。尤不可不遵守。規律乃所以助成天才。不可比於桁鎖。今世之無韻自由詩。但求破壞規律、脫除束縛。實與作詩之正法背道而馳。所得者不能謂之詩也。云云。今節譯韋拉里氏此篇中所論關於原理之處。以資考鏡。吾國之效顰西方自然的創作及無韻自由詩者。亦可廢然返矣。

又按英國今世文學批評家繆萊 John Middleton Murry 於所著論文集、「隨筆」Pencillings (一九二三年出版) 中。謂凡今之文學雜誌介紹新出版之書籍作品。別無他語。而但謂作者富有大才。Genius 其書則具詩意。Poetic 者。此書定必惡劣不足觀也。又英國今世詩人諾伊斯 Alfred Noyes 著「近世詩論」Some Aspects of Modern Poetry (一九二四年出版) 一書。謂詩以聲音之美為主。而聲音之美。必寄託於韻律。今世之詩學革命家。破除韻律。侈言天才。於是聲音之美全無。而所作者直不成為詩矣。試以古之大詩人之作。與今之無韻自由詩較。孰具天才。孰為佳詩。不待辨而明。然則天才必需韻律。乃成佳詩。反是則妄。以上二人之說。亦可與韋拉里氏之論互相發明也。譯者識。

[illegible]思衝舉之人。不能爲政客固也。浮遊夢幻、心思旁鶩者。亦不能[illegible]成精美無上之詩。作詐決非夢想之事。欲作詩須精心研究。[illegible]思想之圓活。步步犧牲。無窮辛苦。且即作詩描寫一己之幻夢者。亦須以清醒之頭腦、澄明之心志爲之。如欲模倣昔日一己夢想中迷離矛盾之情態。使一己之靈魂浮游於今所憶及往時縹緲惝怳之境界。如枯葉之飄然下沈也者。亦非極端專心致志不爲功。非是、則所欲描寫之增界事物不能得見也。蓋精確之描寫及文筆。均與夢幻止相反對。藝術作品之佳者。必作者曾大費時間精力。常妨止一己心思之馳騖。乃能成此也。最美之事物只存於幻境。創造云者不外由幻即眞。(如攝影然)由流動紛亂之影像中。乘機攫取其幾微之嫵態之清容之定相。使固定而存立於永久。此極艱難之事。非游戲消遣也。所欲攫取者愈隱微不可捉摸。則愈當專心致志。使流動不居之影像常若在吾眼前者、而後可也。(中略)吾人所見之印像雖極淸切。而以文字表達出之。則迥乎不同(陸機文賦云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即是此理)此種差異。於有韻律之詩爲最大而最顯。請畧論之。

自由乃一柔媚之女神。足爲人蠱。而其害詩人也尤甚。自由之說。若甚新奇而中含智慧。易動詩人之想象。於詩人之缺點則代爲掩飾。而常炫誘詩人。使共破棄古來陳腐無用之規律。而順從靈魂及聲音之自然節奏以爲詩。其說幾無以難之。顧自由之爲物。與「粗率」「不經意」密相關聯。世間頗多具有韻律之舊體詩。牽爾作成。油腔滑調。誦之亦頗順適。然中實無物。千篇一律。此類之舊詩。乃與彼無韻律之新詩同一可厭。雖新舊門戶各別。互相對立。此之所美乃彼之所惡。然此二類之詩其無價值實相等。蓋皆自由之產物也。徘徊於二者之間。吾誠不知所擇。雖云各有理由。惟人所好。然吾獨覩於從古至近今之詩人。自願造出種種規律種種枷鎖。遵從而無違。其事殊可稱羡。何以行之千百年而無忤者。至今日乃始嫌其侵害詩人之自由乎。謂此種規律悉皆有害無益。則何以古來詩人均遵用之而無異言乎。豈古之大作家。心志極自由極廣大者。竟迷誤相承而不悟乎。近自論理學衰。人皆喜爲弔詭矛盾之言。姑仿效之曰「是蓋由人之天性•喜•作僞」然此解答猶未足以釋吾疑也。

另有一事。吾亦不解。今世之所謂詩人。好創立新體裁新韻律。或一人而創數種。於是體裁韻律之類別乃比詩人之數爲尤多。試觀今世之科學界及實業界方趨向統一。採用同一之標準、同一之度量衡。更以法律條約爲之保障。而詩人之所爲則反乎是。各以己之所爲所好者爲一切之標準。一若己之身體、己之節奏、皆足爲絕對之模範。而己之耳、己之心、遂可測量世間之聲音時間而無誤者•其結果。則詩人所作之詩。能了解而願誦讀之人甚少。即有强爲之解者。亦未必能得作者之意。哀哉彼詩人也。世固有誤解作者之意而反使原文增其價值者。亦猶破汚之鏡或足使醜人之像變美。然苟主張作者讀者之間不宜有隔閡誤會(即謂須使讀者能明作者之眞意)者。則當承認詩必需有一定之韻律。彼舊體詩之格律形式。雖近於機械。然遵而用之。大可減少上言之危險。即使讀者能了解作者之意思是已。至或謂此種種格律形式太過專制。則試問吾人言語、文字、文法、句之構造等等。何莫非專制。何莫非束縛人之自由。乃獨不慊於詩之韻律、何耶。

且此類形式及規矩。實自有其價值。請試言之。夫作舊體詩固須强勉遵守嚴密而無理之規矩。致有種種損失。然韻律句調亦能引起諸多幽遠而新奇之思想。有失亦有得也。今即謂茲所引起之思想半屬無用。可以

增益此詩之美者僅其他一半。二者相消。結果爲零。可置不論。今即謂詩人心中本有種種美思美意美詞。祗以韻律句調所限。不得已屏棄勿用，盡作犧牲，損失極大。可爲痛哭。然而且勿哭。請畢吾說。則知前所視爲損失者實乃利益。其間並無絲毫犧牲。聞吾說者遂將轉悲爲樂。此固哲學家之所有事歟。

今試以雕刻爲喻。摶陶土爲人形。備極精巧。然聚此類偶像千百。終不如一大理石雕像之能表達吾意中之美。何以故。以摶土易而雕石難也。蓋土柔鬆而石堅硬。雕刻家以鑿擊之。彼石則頑強抵抗。一若不願像之造成者。雕刻家乃益不得不辛勤致力。像中之一口一臂。費時至不可計。雕刻家以鑿擊石。至千百次。砉然有聲。其每一擊、均足使成所之像變形。於石之碎屑斷片及微塵細粉飛揚之中。美麗之像逐漸產生。是故此人與石相鬬爭而求勝之。而以時間爲其工具。所欲成之像。譬猶其所戀之美婦人。方在酣睡於未來之中。此人乃匍匐近前。強呼使醒。更修飾其緣角。徐使成爲吾有。此美婦人卒乃由混沌之世界及渺茫之意想中現形而出。植立吾前。若斯之美也。又若斯之堅而不可磨。歷劫而能永存也。而其生則由雕刻家一時之思想。堅持不放。孜孜用力。奮心苦志。卒以有成。成之愈艱難則愈可貴。凡偉作大家常思創造一種之物。與己之精神相似而更勝過之。其美至不可解。比己之精神更爲純粹堅貞。在世界中更有價值。然後方爲滿意。但當創作之時。此作家有時精力彌滿。有時懈怠敗衍。自亦不能分辨。然於所成之作品中則皆可見之。作品乃作家善惡得失知長之明鏡。作家心之所欲爲者。力皆能爲之。然其力之所不能爲者。其心固亦未嘗欲之也。作家於此事雖云自由而無全權。嗚呼作家。正以此事如是艱難。乃可使汝勉強用力。不至粗心敷衍。牽爾作成彼石如是之堅。不受汝鑿。汝遂即失望。汝之心冷。汝之志灰。汝之意阻。汝或且以訓練不足。必須如汝意立得效果而不能奮力戰勝困難。雖然。汝當從吾教。勿以此石爲堅。彼土之柔與蠟之滑均不可用也。汝但當勇猛進行。不久即知此格言之深有意味。曰「美者常在虛無之域。得之便非美矣」

詩中韻律之功用。正以吾人出言下筆太過輕易。遂特設此種種嚴密復雜之規矩。作爲抵抗之材料。忽來此心外之物。禁止吾人不得率意行事。乃可得佳詩也。此種規矩必須強半無理。使吾人憤怒不平。否則其功用失。奉行此規矩。遵守此韻律。然後作詩者乃失其自由而免危險。乃不至信口吟成。乃不至徒有意思。徒具印象。而昏沈醉夢。坐失良機。使其心目中已成之美人形像逃逸而去。未得擒獲。夫所思者皆能見之行事。此惟神爲然。吾儕既生而爲人。只有辛苦致力。行其所能行者而已。詩人於飄忽之詞句。深微之比與。應急起力追。雖力弱亦當奮勉。使音韻與意思合而爲一。以清醒之心智。造成迷離之形像。有如白晝作夢。夢中所見真幻相接。乍離乍合。是一是二。不可分辨。是故詩人應具恒心而毋急躁。窮年累月。淬厲琢磨。所思所望亦勿甚廣大而空泛。庶幾可有成耳。

時至今日。更無外力(如朝廷之功令父師之訓敎等)強迫作詩之人遵守韻律。然詩中韻律及其他規矩必須遵守者。以其能確定詩人表現之絕對世界之範圍。此吾所發見其中之新意義。而謂韻律規矩爲不可廢也。詩不能信口而出。語言文字之外。又有此種種規矩。似屬多此一舉。然吾人既已造成此種種規矩。則必寶而用之。且亦不必企圖改良。不必另造他種規矩。此凡詩人所當知所當爲者也。或謂韻律等規矩非出自然。乃係人爲。有類國家之法令。斯固是矣。然作詩讀詩之人遵守此法令。其快樂並不因而減少。其感情亦不因之消滅。凡此規矩皆衆人之所公認

贊同。且以歷久遵行而愈增多者也。不見彼賭博中規矩之繁雜。爲何如乎。從事於此之人。遵守無違。而皆興高采烈。一若視吾注所下或東或西盆中之骰。亦將爲之轉向者。其中之吸引力及盈虧之關係。恐非專治磁力之物理學家所能洞見。方其賭興正濃之際。專心致志。幾同人魔。視此種種若固有之。及一局既終。離座而起。則此種種亦均消滅而不復存。回思前情。有如夢幻。而人之所以高出於禽獸者。則以人獨能以夢幻爲眞也。

讀者其勿誤解吾旨。吾非謂詩人不可追尋冥漠之快樂。吾亦知常人每以一顰一笑一言一動之感觸。而忽憶及已往之百千境界百千情事。咸可爲豐富之詩料。然自有文學以來。絕無有由偶然之發見或意外之回憶。而造成藝術作品者也。

吾僅欲申明詩中之韻律及其他種種規矩。似若專橫。然遵而用之。則可見其中所含之至理。此等枷鎖羈勒。能常緊束詩人之天才。使不至一刻放縱怠惰。而率爾粗心吟成劣詩。世之俗人見此劣詩。輒妄贊曰。此其思想甚美。殊不知思想之出於自然者。其渺茫無定而不易索解。不亞於猜謎。思想亦必須整理就範。乃有價值也。

是故詩乃以苦心作成。並非出之自然。詩人須就其思想感覺之全部中自由選擇。昔者神固嘗以佳詩錫吾人矣。然僅止一次。此後之詩。悉待人之自作。而所作者。須能與神所錫者比並而無愧。是則非運用其人所有之思想經驗而專心致志以赴之不可也。(下略)

雜貨店

病夫

(一)差不離各地都有信奉教的人，而且他們都異口同聲說：「信仰上帝就能得救！」意思就是信上帝的都可升天堂，不信的就得下地獄。然而有一部分戴假面具的信徒，表面上讀經，祈禱來得很冠冕，秘密裏竟作了些曖昧事。難道是他們的救主上帝年紀老了，精神不够，只去監視別個信徒，把他們沒有顧到，使他們走向通地獄的那條路上？

(二)有人說前敵的槍砲一響，總有鮮麗的紅光，順着彈流往還亂射，又有烏沈沈的烟霧騰上天雲。何以故呢？解釋的人說：「槍砲子彈，都是從老百姓手裏拿錢買的，轟的一聲，這筆錢項結果了，所以要發出一剎那的紅光，表明這就是老百姓滴滴的鮮血。烏沉沉的烟霧呢？便是上萬的健卒，强作無目的犧牲，止不住滿腔寃氣呼出口外，變成寃枉悽慘的烏雲。



二十五年來英法之關係

柯立志 A. C. Coolidge 著
劉　瑩 譯

本文的著者柯立志教授(A. C Coolidge)是美國哈佛大學歷史教授。他的專長是近代國際關係史。本文原在他所編輯的外交季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號出版。譯者劉君特爲南開大學文科學會譯述此文。因英法的外交與世界大局的關係狠深。本報錄之以供研究時事者之參考。

記者識

自從英王約翰以來——距今七百餘年——英法間的關係，除了正在劇烈地交涉或實際戰爭，很少有像這世紀開始的時候那樣之壞。

實在兩國間的衝突，數不勝數。我們會立刻想到十四，十五世紀英法的百年戰爭，十八世紀初年的大戰，十八世紀中葉在美洲和印度的競爭，以及拿破崙時代的戰役，此外單在十九世紀後半，就有許多衝突，大都因兩國殖民地的野心之不相容的原故。在一八九八年，這種衝突到了極點。英大將吉欽納Kitchner在非洲(Omdurman 奧頭曼地方打了勝仗，就循尼羅河上駛，不料法國探險家馬強(Marchand)已從大西洋橫過非洲大陸。在法曉達Fasloda 地方竪起了法國的國旗，這無異予英國之南下計劃以極大打擊。那時英國全國一致憤怒，兩國政府也表示不妥協的聲調，要是法國不立刻完全讓步（雖然是狠體面的讓步），幾乎會演成戰爭。

一國當衆所受的恥辱(尤其是大國)，不會輕易忘掉的。英國暫時已代德而爲法人仇恨之目的物，這是無足奇的。在一九〇〇年之巴黎博覽會中，德人已比英人爲多，且比較受人歡迎。南非戰事開始之時，英國正式軍隊屢次爲荷蘭農民所敗，法人無論朝野，儘量大肆嘲笑，嘈鬧，有時還有無禮的舉動，這自然激動了英國的仇恨。英法兩國的政治家和人民從來沒有比這次更爲隔離

。英國外交部知道了國際孤立的危險，不得不找一個朋友。自然，頭一個就要找德國。從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一年的歲末，英國屢次尋求英德聯盟，只少也要某種的聯合，但是都成了泡影。

不過就在黑暗的日子，兩國還有少數眼光較遠的人，相信英法應該親善。他們以爲無論過去的事是如何不幸，讓英法做了朋友，不是仇敵，那末對於兩國，不，對於文化，有無窮之福的。兩國間有什麽差異，應求其相互補益，不應衝突。他們更相信兩國間的問題沒有不可以善意及正當手段解決的。抱此項見解人中，有幾個是兩國之政界要人，他們幾個人能够拉攏相距甚遠之政局，已足驚奇；尤可怪的是他們立刻能得民意爲助。

英國對德的建議既然失敗，法國就來問他想不想和法國開談判，解決兩國間一切未曾解決的問題。英國即刻表示贊同，於是開始討論。頂重要的問題——埃及和摩洛哥——毫無困難地解決了，這似乎是可驚奇的。我們記得埃及是法國二十年來最感痛苦的一個問題，牠阻碍英法間成立眞善的關係，法國對牠也特別關心，總不願割讓於人。至於摩洛哥，英國外交部於一九〇一年想聯德的用意，就是要來摒逐法國出去。但是現在英法雙方都承認勢有不能不互相退讓的趨向，於是法國給英國在埃及自由發展的機會，英國則割讓摩洛哥于法國。還有那些舊而麻煩的爭執關於英屬紐芬蘭「法國岸」的事，也算終止了。法國在此地很有法律上和歷史上的權利，可是多少年來，法國的設施却給當地人民許多困難。現在由英國拿別的土地來和他交換。法國要求英國拿甘比亞Gmpia 來交換。甘比亞是英國在西非洲的殖民地，本身沒有一點價値，只因爲牠包圍在法領西非洲疆域之內。英國起初拒絕割讓，這件事竟成了交涉中最困難的問題。結果英國還是割了甘比亞一部分給法國，在一九〇四年，這問題居然解決了。

其實在一九〇四年以前兩國政府已經在設法改變輿論了。就在交換禮節上，也得小心進行。因爲局勢太複雜了，一個小小的錯誤會造成不吉利的結果。頂重要的要算英王愛德華第七於一九〇三年自動的遊巴黎。這樣冒險旅行，非常危險。雖然英王他在做太子的時候是巴黎聞名的人物，他個人又是非常善交際的，但是這時巴黎反英的感情正在燃熾，一點仇恨的表示，會鑄成大錯。不過法國人倒很大方，並不減少他們崇尚禮節的名譽。他們接待英王，就不能說是熱誠的，也可說是客氣的，於是一切都平順地過去。一樣，法國盧敦總統Lonbet在他回訪英倫的時候，也受了頗似熱烈的接待。英法社會上謙和的交際，成了當日的風氣。

不過倫敦和巴黎的當局宣布英法一九〇四年的協約時，還是半驚半喜的担着虛心。你想兩國人最近還是死對頭，聽這消息會有什麽感想？雙方以前熱烈維持着的希望和權利一部分要放棄了。將來或可得有的利益能够補救目下的犧牲麽？

但是英法兩國立刻都一致的表示贊同。在這種歡欣聲中，以前一切的猜疑，躊躇，留連，一概消滅了。除了在埃及的法國人和在摩洛哥的英國人，其餘兩國的人民都贊成英法結合。英國國會裏幾無人反對此項協約，法國國會裏批評者雖不乏人，但是大多數還是擁護這個政策。自然，要是按人的本性說，各方都說對方得了便宜，但是事實上誰也不曾得了什麽便宜，倒不如說因此

而消除了障礙，改善了兩國間關係的感情。好的感情漸漸深刻起來，輿論上頌揚的聲調幾乎變成激昂。以前是世仇，現在居然聯結起來，這並非由於一紙契約之功，實由於所謂「友誼的妥協」Entente Cordiale。這「友誼的妥協」雖有時還不能名副其實，却也經過了和平的時代，戰爭的時代，利益的衝突，憤燒的感情，一直保留到現在，其根底之堅固，也許比日常推尊牠所說的爲甚。

要解釋一切，並非易事。一九〇四年協約的條文中不帶一點感情，若兩國人民事先不覺得兩國有聯結之必要，這樣的條約決不能得人擁護。我們追求其故，可以忖度幾點：一則法國自料以他人口停滯的國家，同時要和英國相爭於海上，和德國相爭於大陸，是不可能的。他現在必要於二中取一。二則英國素來的習慣，對大陸是取「勢力均衡」的政策。他醒悟了法國已不足懼，德國的競爭却隨處威脅他的工業，商業，以至於海上霸權。英國要養活他的人民和維持他的帝國，這海上霸權是他要的。

這種的推想，無論有無根據，倒是人人都懂的，也是常常被人說起過的。至於英法和好之不知不覺的原動力，却不易測度。英法有許多地方是絕不相似的，眞的，雙方或和德國人相近，勝如他們自己。就是法國人和美國人其間精神上相同點，也比英法間爲多。從來英國人對於法國人及其所代表者都加嘲笑。至於法國人，因爲老吃英國人的敗仗，恨極了英國人。就能把這種法國人的態度緩和了，也不能使他們和英國人發生甜蜜的感情，因爲他們說英國人蠢不過，根本就看不起。但是法國人雖然仇恨英國人，心中亦不能不佩服英國人的事業。同樣，英國人大體上雖自命優秀，還有不少人羨慕法國優美的文化，並珍重法國精神創造之多而且奇。歸根一句話，兩個民族，在最近兩世紀內，的確同感到他們是屬於同一特別的類目。他們是造成這新世界的主人翁。此國見了彼國承認他的長處時，至少私下會覺得高興。總之，就假定兩國並不相同而且無望其能具同一之眼光，那末僅根據上述這個理由，亦可使二國間關係增善，也許還可以因而更爲和洽，就像有時夫婦雖性情不同，而尙能成快樂的家庭一樣。

假若英德間以前的商議有了結果，宣布時所受英德人民之歡迎，恐難如英法協約成立時那樣的狂熱，或如英法協約之能使英法人民立地親善。但英德間僅有目前的衝突，不若英法間世世是仇家。

德國之干涉摩洛哥，立刻使英法間「友誼的妥協」强有力起來。無論這糾葛本身是對是錯，英國也不是沒有理由來空管閒事。英國承認德國本不在乎要得摩洛哥，不過借此示意法國人，說英國的友誼是不足敵德國的。讓法國明白了這個意思，並且脫離了英國，那末要解決摩洛哥問題，一點也沒有困難。假使，這是可能的，英國外交部眞的得着了俄皇與德皇在蒲祉古Björko地方訂的反英的盟書，英國的態度倒會强硬起來。無論如何，英國之幫助法國，是始終一貫的。法國當然很感謝英國。所以這事件全部，尤其是此事的尾聲，阿爾其西洛司會議 Algeciras Conferrence，使這對兒——英和法——過着蜜月生活。他們覺得這門定下的親事，已經實地嘗試了，而且覺得沒有什麼欠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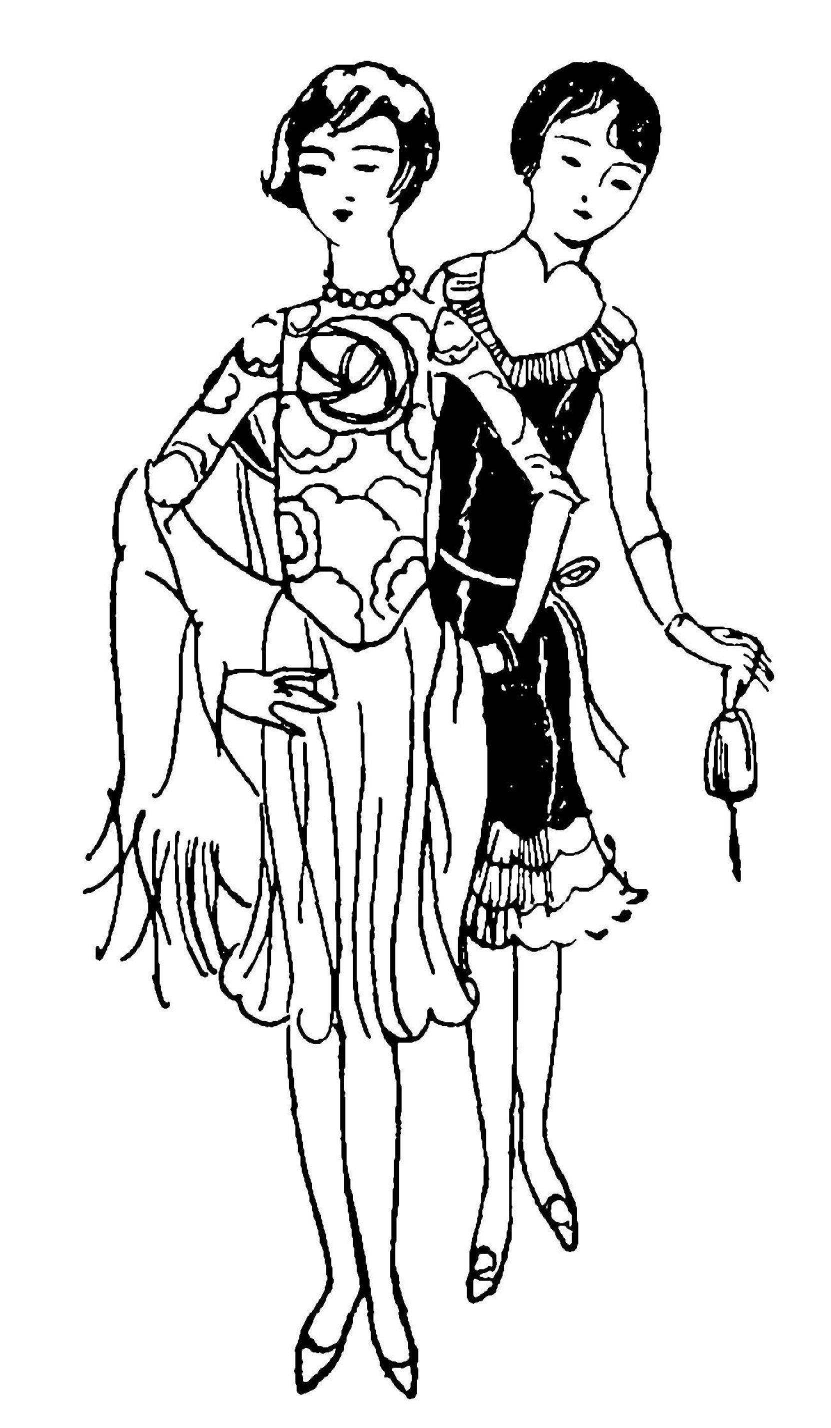
以後幾年中英法的友誼沒遇着什麼不幸的事。兩國外交方針

大致相同，而且對於國際間的大問題，兩國是取同樣的態度。他們彼此商量，互相幫助，各不曾覺得這是犧牲了自己的利益去為着他的朋友。兩國間的親密，也因着兩國軍事專家的會議而增加；這些專家們自然談些關於需要時兩國一致行動的話。

但是此種秘密軍事會議，很受激烈之攻擊，有人還說牠是惡毒的奸謀，並且說了不少沒意思的話。實在，這樣的會議不合和平原則，只流露出他們不信可以維持和平，他們注意軍備，也是不信和平的表示。他們之必須如此，及其受外力之引誘，是很可悲痛的。不過一國之外交方針並非由其武將們來決定。此輩在平時的責任，只是就已定的範圍內，（這範圍不是他們自己擬設的），計劃並預備如何去應付戰局。參謀部可以仔細地計劃一個理想中戰事的勝仗，雖則此項戰事好像是不會發生，且不為人所要，亦無人可據理責之。但此非他們的職務。他們應該集中注意於很有可能性的戰局。若一國之軍事家預備實施一旦能突然爆發之戰局，而願和其聯盟國代表商議此事，我們不能妄加批評。因為為捍禦共同的仇敵，軍事合作上之困難而複雜的問題，理應事先討論時，決不能狠安穩的留待最後一分鐘。即使兩國間尚未成立正式盟約，而只有類似之結合，有責者亦應隨時會議，依環境而注意之，因為這些環境對他們全體有切膚的關係。還有一層，這種會議和因而產生的密約，應如一單純之參謀部的計劃一樣，要守秘密，不能任意揣想而披露於報端的。

無論英法兩國怎樣以真心相待，怎樣互相了解；無論一九一四年英法間關係比法俄間更多共同的利益和同情，英法間沒有和法俄間那樣的聯盟。結果，七月間起了事，法國不但在德國宣戰之後，加入俄國方面，並且在糾葛初起的時候就給俄國充分的援助。在他方面，直到最後一瞬間，法國還是淒惶不決英國究竟幫不幫他忙。英國的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雖則相信英國精神上對法負有責任，但卻屢次聲明英國並未受任何條約的束縛。假使德國在西方戰場不取攻勢，或只少能夠尊重比利時的中立，真的，我們會相信英國大概是守中立，至少是一時的。八月二號早晨英國的閣議，那時軍隊已經開拔了，大多數的閣員還是主張英國不加入戰爭。就是德國軍隊已經開入了比利時的消息到了英國，英內閣還等到弄明白了德國的毀破比利時的中立，比政府不曾佯詐不知，於是才下最後的表決。比王愛爾白(Albert)的訴告書發出之後，英內閣雖始決定參戰，但是最後一句話，還是留給國會去說。

（未完）





福祿特爾逝世百五十年紀念

轉載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

一七七八年五月三十日之夜。福祿特爾Voltaire(1694-1778)歿於巴黎。迄今適屆百五十年。允宜紀念。古今文人。其在當時及後世勢力影響之大。殆無有如福祿特爾與盧梭者。法國大革命實此二人與其友徒所造成。顧法國大革命僅近世由舊而新之大變遷中之一關鍵。蓋自文藝復興以還。古昔歐洲之舊文明以(一)希臘羅馬之學術文藝(二)基督教為主要之原素者。逐漸衰微。而近世之種種新思想新學說以(一)自然科學(二)感情的浪漫主義為主要之原素者。代之而興。此種變遷。以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之末為最劇。而福祿特爾與盧梭皆為此潮流中操縱引導之中堅人物。故不特精研古史。即欲洞悉今日之世局者。亦不得不於福祿特爾與盧梭之生平及著作加之意也。吾國人聞此二人之名。已三十年。然盧梭之「民約論」早經譯出。其「愛米兒」一書。近年之新教育家亦盛言之。獨福祿特爾之著述譯出者絕少。以吾人所見。僅有學衡雜誌中(第十八第二十二第三十四等期)陳鈞君譯之「記阮訥與柯蘭事」Jeannot et Colin「坦白少年」Candide「查德熙傳」Zadig 三種小說。及徐志摩君譯之「戇第德」Candide 徐君書有單行本。與陳君所譯之「坦白少年」實一書也。

福祿特爾生平事蹟略述如下。福祿特爾〔Voltaire〕乃其人之別號。其真姓名為Francois Marie Arouet〔Le jeune〕然以別號傳。一六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生於法國巴黎。幼即喪母。父為律師。一七〇四年。入「耶穌會」所設之路易大王學校。以早慧稱。為師所賞拔。其拉丁古文學及文章格律之工夫。即得力於此時。出校後。頗負才名。常與新教中之信教不篤而言行狂放無拘忌者往還。其父憂之。遣赴荷蘭。福祿特爾在彼間識法國某女郎。即墮情網。歸後。充某律師書記。作拉丁文詩曰幼王 puero Regnante。又其時有人作詩曰「吾已見」云云。譏刺朝政。或亦指為福祿特爾所作。以此觸攝政王之怒。下巴士的獄。此一七一七年事也。在獄中作國史詩一篇曰 La Ligue 後改為 La Henriade 敘法王亨利第四之勳業。又完成其 Oedipe 一劇。次年排演。大受歡迎。福祿特爾之文名由是大起。一七二五年。與Rohan公爵因事爭持。公爵雇流氓八七人要之於途而痛毆之。福祿特爾赴。欲與決鬬。不惟不得直。且以此被捕。復下巴士的獄。次年釋出。然不許居國內。福祿特爾乃走之英。居三年。盡交其國樞府要人及文壇知名之士。並研究英國憲法政術及文藝。獲益至鉅。一七二九年返國。仍居巴黎。行事力求謹慎。一七三一年著「瑞典王查理斯十二史」。一七三二年其所撰之劇 Zaire 排演。極受歡迎。一七三四年其所作之「英國書札」又曰「哲理書札」者出版。中述其在英國之聞見。極道英國憲政及風俗之善。而實即所以譏刺法國之君主政治。又稱述英人洛克之實驗派哲學及牛頓之物理天文之學。而

實即所以摧陷天主舊教勢力之基礎。故其書立為當道所嚴禁。搜得之本。悉於焚燬。福祿特爾懼禍。潛走之 Lorraine 之 Cirey 地方。依 De Chatelet 侯爵夫人以居。夫人固博學多能。甚相愛悅。居此十五年。備承夫人照拂調護。得以專力文章。故著述極多。一七三六年其所作悲劇 Alzire 始行排演。一七三八年著「牛頓之哲學發凡」。一七四三年所撰之 Merope 一劇初次排演。亦極受歡迎。又從事於「路易十四時代史」及「歷代風俗史」(Essai sur la moeurs)之著作。福祿特爾文名既甚著。又得大力者緩頰。且因與路易十五之寵姬 Madame de Pompadous 之交誼。遂得朝廷赦免其罪。一七四五年且授職為國史纂修。續遷他職。次年又被選為法蘭西學會(Academie)會員。然福祿特爾無意仕進。朝中之虔奉宗教者乘間讒毀。亦有忌其文名而中傷之者。而一七四九年 De Chatelet 侯爵夫人又死。福祿特爾乃決受普魯士王弗烈得力大王之禮聘。往就之。一七五〇年七月十日抵柏林。次年其所著之「路易十四時代史」在柏林印行。弗烈得力大王為其時歐洲第一英主。文治武功。悉極可稱。又以文人自命。禮賢下士。招納延攬。於福祿特爾之來也。授顯職。給厚俸。且面諛甚至。然終不能相安。福祿特爾行事諸多不檢。驕慢自恣。且面斥王御製詩文之缺謬。王怫然。遂失和。一七五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福祿特爾不別而行。且挾王御製詩稿一卷以俱去。王命騎追及之於 Frankfort。搜得御製詩稿以歸。福祿特爾走居於瑞士之日內瓦。一七五八年購得法國境內與瑞士交界之處之豐奈田莊。次年遂奠居於是。前後幾二十年。方其初至該地。一荒涼小村耳。而福祿特爾出其資財。銳意整頓。與水利。獎農功。營居室。起苑囿。闢市塲。造戲園。不數年間。居人羣集。竟成一繁華之都市。而福祿特爾儼然為其地之國王。

世稱之為「豐奈之族長」le patriarche de Ferney 於是福祿特爾為全歐文藝學術思想界之領袖。以一平民而各國王后卿相悉常與通函。敵體為友。且多遣使餽遺。故其聲勢之大。謂為王者。亦非虛語。實古今來文人希有之殊榮與奇遇也。是年秋。狄德羅(Diderot)等編纂百科全書。福祿特爾亦分任撰著之事。一七五九年著「坦白少年」(戇第德)小說。次年以設立戲園事與盧梭失和。以文互詆。一七六二年三月 Toulouse 議會巫新教徒克拉(Calas)以殺子之罪。斬之。並籍其家。福祿特爾憐其冤杜。大憤。悉力營救。爭持。卒得於一七六五年三月在巴黎卸前上控之時。經法廷申其冤抑。判為無罪。給還其產。福祿特爾所為矜恤弱小。助人急難。代為不鳴之事。類此者甚多。而此特其最著者耳。福祿特爾終身虛弱多病。然勤奮過人。故經營籌謀。成事極多。而著作之富。尤為可驚云。一七六四年。重行刊印大戲劇家康乃(Corneille)全集。並為作序。得貲以贍康乃後裔之貧乏凍餒者。一七七六年作書致法蘭西學會。力詆莎士比亞。蓋為自保聲名計。有類出爾反爾矣。路易十五既於一七七四年崩。福祿特爾無所顧忌。遂於一七七八年二月復至巴黎。備受歡迎。時法蘭西戲園排演其所撰之 Irène 一劇。福祿特爾亦臨觀。劇畢。於戲臺上置福祿特爾半身石像。以加桂冠。尊禮之為詩人。殊榮盛典。昔所未有也。時福祿特爾年已八十有四。驚喜逾分。且連日酬接勞倦。遂得疾。即於是年五月三十日之夜。溘然長逝。其生時攻擊宗教無所不用其極。故至是巴黎天主教會不許葬以教禮。卒以其姪之力。葬於 Champagne 之寺園中。及大革命起。福祿特爾之功大成。其名益著。法國之人追念先烈。尊為元勳。乃於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一日舉行國葬。迎取福祿特爾骸骨。改葬於巴黎城中之先賢祠(panthenn) 以一寒微書生而

能致此。無論其功罪相較如何。要其影響之大。成功之巨。不可埋沒。而至足驚詫者已。

福祿特爾著作極富。全集多至七十卷。僅即尺牘一類。已有一萬餘通。其最重要之著作。除上文所已舉者外。尚有「寬容論」Traité sur la Tolérance(一七六三年)及「哲學字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一七六四年)等。福祿特爾嘗作一詩。題曰「擬上中國皇帝書」帝有御製詩集刊行。又作一劇曰「中國之孤兒」L'Orphelin de la Chine即今京戲「搜孤救孤」之情事。而略有不同。該劇在巴黎及倫敦演唱。均受歡迎。此福祿特爾與吾國有關之處也。

總而論之。福祿特爾之爲人與其文章。影響均極大。評者謂福祿特爾最能代表法蘭西人。而又最能代表十八世紀者也。其人重理性。富常識。信物質科學。乏想象。絕感情。無熱烈眞誠之信仰。對於宗教及舊日之理俗制度學說思想。均出以懷疑而厲行攻擊。雖提倡社會改良與人羣幸福之增進。然其立足點不高。故持論常流於膚淺及刻薄。其觀察人生也。精



福祿特爾像

Voltaire

明透徹。而忠厚之意不足。又雖力主寬容。欲祛除彼拘墟頑固之舊見(prejudice)。而實則己所持者。常不免褊狹而陷於一偏。故破壞有餘而建設不足。雖於政俗種種肆行抨擊。而除舊之後。所布之新應爲如何。其精密實施之辦法。並未細心籌畫。但自爲其所爲而已。以上乃十八世紀之通病。而福祿特爾亦固如是也。福祿特爾之思想言論。所可見於其著作者。至不一致。紛紜淆雜。常自矛盾衝突。然概括言之。則皆破壞之工夫。攻擊摧陷舊宗教舊理俗舊制度舊學術舊思想之利器耳。此可爲福祿特爾最終之評斷。而確切不易者也。惟然。故福祿特爾著作之最重要者。在今日觀之。非其長篇巨製之歷史。精心結撰之史詩。而爲其出之偶然。最不矜意之短篇小說。蓋福祿特爾文章之魔力。及其破壞之大功。全特其善用譏刺之法。冷嘲側諷。寥寥數語。尋常瑣事。而寫來異常有力。極刻峭。極辛辣。極狠毒。而又極明顯。極自然。極合理。此外或但用描敘之法。而加重其詞。渲染過度。使讀者一見即覺舊理俗舊制度等之不近人情。不合天理。而當去之矣。顧作者命意雖如彼苛刻。如彼深重。而始終以詼諧出之。語語滑稽。饒有趣味。讀者苟不具深心。將視爲消遣談笑之資。而樂此不疲。今即以已譯出之小說三種爲例而說明之。如下。

【一】查德熙傳 Zadig ou la Destinée(一七四七年)——此書託名「東方故事」。而所謂回教實指天主教。巴比倫指法國。他可類推。其大旨與「坦白少年」略同。皆以懷疑之意。譏刺之法。攻詆宗教及上帝。夫以查德熙之才之德。人世所僅見。宜乎安富尊榮以終其身。而乃動輒得咎。轗轉飄流。九死一生。其遇極蹇。其命多厄。遍歷種種禍患困辱。舉非其罪。而彼齷齪小人。恣爲惡行。喪廉失義。反致通顯而獲安樂。揆諸福善禍淫之例。則上帝之居心。誠不可問。殆以世人爲兒戲。任彼顛倒播弄。欺抑。故

意倒行逆施。以獎惡而懲善歟。誠如是。則彼上帝安足受人崇敬。而虔心皈依宗教者。眞至愚之人。已夫世事既如此變幻莫測。其間只有「偶然之機會」耳。更安得有天命。此書以「天命」標題。正以見天命之不可信也。

【二】坦白少年」譯戇第德Candide ou l'Optimisme（一七五九年）——此書大旨在攻詆萊布尼慈Leibniz 之樂觀哲學，萊布尼慈主所謂「靈子」與「前定之和諧」。其說甚爲流俗所稱道。綜言之可分三層。（一）吾人所居之世界。爲各種世界中之最完美者。（二）上帝安排各種事物。皆已使其盡美盡善。（三）凡事眼見得如此。即是理當如此。必如此乃合。福祿特爾即針對以上三層而駁斥之。此書中之班格羅教師。即爲奉行萊布尼慈之說者。而一觀坦白少年（戇第德）等人之遭遇。則知世中之罪惡痛苦如此之多。離合悲歡。升沈榮枯。皆成於機會之偶然。毫無定準。果上帝如此惡作劇。則上帝亦誠可鄙。世人之生平皆如坦白少年等。則又安有樂觀之可言。此書以「樂觀」標題。正以見世事絲毫不容吾人之樂觀也。（此書兼攻詆天主教及耶穌會徒。又譏刺弗烈得力大王及七年戰爭。然非主旨也。）

【三】記阮訥與柯蘭事Jeannot et Colin（一七六四年）——此書大旨。在寫法國貴族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之情況。人皆仰望欽羨。而實則毫無聰明才力。且專務驕奢淫佚。遊樂狎玩。其覆亡固理宜而勢順矣。篇中阮訥爲貴族之代表。敘其假貴人爲子延師。謂凡百學科。皆不必學。皆不可學。終乃決學跳舞。而唾棄之意已在言外矣。至若柯蘭爲平民之代表。不惟勤儉治生。抑且多情重義。二者相形之下。孰愚孰賢。孰可貶孰可褒。業已明白。而平民將興。其勢已成。行見取貴族君主而代之。讀書者自能推想及此也。又篇首寫柯蘭之父生活狀況。謂彼納稅後。已無餘積。但臚列各項雜稅之名目。而當時繁征苛斂。民不聊生之情形。已透過紙背。亦可見作者設詞之雋妙矣。

福祿特爾常自相矛盾。上文已曾言及。其著作之內容。雖主改革。主進步。然於著作之外形。即文辭格律。則專趨保守。彼雖攻擊舊有之禮俗制度等。力倡維新與破壞。然於文學。則主張遵依前人之成法與定程。且懸格極高而取予惟嚴。又重模仿。重凝鍊。重修琢。此蓋由其幼年在學從師時。於拉丁古文學曾下切實工夫。故遵從古典派。而異於其時勃興之浪漫派文人也。福祿特爾之文章。能如是簡潔明淨。凝鍊峭拔。其亦以是歟。惟十七十八世紀中之所號爲古典派者。大都非眞正之古典派。而爲後起摹倣之新古典派。(Neo-Classicism)或魚目混珠之僞古典派(pseudo-Clasicism)。福祿特爾之議論見解。雖有合於眞正之古典派之處。而常近於僞古典派。如其論文學之「賞鑒」la gou't (Taste) 則謂此事有如飲食口味之賞鑒。然可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可與知者道而難與俗人言。其標準極有定。不能絲毫假借。故寧缺勿濫。寧嚴毋寬。此文學批評之要義也。又作「賞鑒祠」le Temple du Gou't 一篇。以譬喻之法。專論之。曰。此祠中所居者。僅古今有數之人。確能賞鑒者。祠以外。夜以繼日。常有大羣之蠻族。圍而攻之。咆哮示威。欲闖入祠中。而文學批評家。則嚴扃祠門。不令啓閉。又守禦圍牆。與蠻人苦鬭。拒之使不得入。意謂學文者多而能工者少。論文者衆而眞能賞鑒者則寡也。福祿特爾又曰。宇宙之大。幾無處非野蠻。全世界之中。有文學賞鑒之資格者。不過三四千人。而此三四千人皆聚居於巴黎城中及其四周。此外皆不可與論文矣。福祿特爾又極重詩之格律及雕琢工夫。曰。藝術之可貴者。以其難於作成

耳。如不難。則讀之無復樂趣。又曰。法國之詩。可比之爲馬戲中之美女。在懸空之長繩上跳舞迴旋極難極險。所以成其美也福祿特爾斥但丁之「神曲」爲鬼怪不成形之吶喊。詈沙士比亞爲野蠻。謂彌兒頓之詩。瑜不掩瑕。其持論之刻酷失當有如此者。其於古今文人。極少所稱許。故福祿特爾雖自具眞知灼見。然常流於僞古典派矯揉造作之惡習。專以雕琢爲工者。且眞正之古典派。目的必高尙。精神必莊嚴。格調必雅正。豈若福祿特爾之痛攻禮敎。矢口謾罵。時入以猥褻淫穢之詞者。故福祿特爾在當時。雖以力保文學之舊格律自任。而終成其爲僞古典派而已

福祿特爾歿後一月。盧梭亦歿於巴黎。時爲一七七八年七月二日。迄今亦適滿百五十年。應俟另篇紀念之云。

小胡盧

（鐵閣譯）

鄰婦：喝！我方才聽見一件很可怕的事，和你的丈夫有關！　婦人：快說什麽事呀？我正要用一件新衣裳呀！

妻：我一天天作的事，你簡直不聞不問。　夫：誰說的，我昨天整夜的沒有閉眼，我想來想去，不知道你作的布丁裏到底放了些什麽。

兒子：爸爸，我想要結婚？　父親：不行，你還不够聰明呢。　兒子：那麽什麽時候才够聰明呢？父親：到你不惦記結婚的時候。

甲女：我的丈夫說他娶了美麗和聰明。　乙女　那麽他大概是個多妻者。

主婦：你要不走，我就要叫我的丈夫出來了。　乞丐：我認得他。昨天他要叫我走，也說否則就要叫他的女人出來了。

婦：你昨天給我買的那鸚哥，一句話也不說。　夫：正對，那個正是要給你作榜樣的呀。

欲批發

中國新經濟政策

各大書店均鑒

本社出版之前溪先生所著中國新經濟政策一書。再版以來。銷售極速。茲已存書無多。尊處若欲批發此書者。目下實無以應命。一俟三版出書。當再刋載廣告奉聞。特此佈啓諸希亮察

本社總發行部

新意大利公布選舉法全文

白華



新意大利改良選舉重組國會法之草稿，於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由墨索里尼提出，通過國務院。此稿照二月二十一日米蘭「意大利民報」（Popolo d'Italia）所載，譯成英文。該律於三月十六日通過下院。前述反對之兩票，一爲充當議員多年，曾任國務總理十五年，現年八十六歲之奇渥力梯氏Giovanna Giolitti所投。一爲前財陸兩部總長所利雷氏Marcello Soleri所投。奇氏演說攻擊此律爲違背憲法，剝奪自由。受下議員呼斥而罷。此律通過時，只第五條略有增改。

第一條 [illegible]議員名額四百名。以全國爲一國家選舉區。

第二條 選舉議員。

(甲)由第三四條註明之會社提出。

(乙)由汎繫國家大會提出。

(丙)由選舉團體贊同。

第三條 奉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敕諭第四十一款正式承認之國家企業聯盟 The National Confederations of Syndicates 有儘先提出候選人之權利。此等會社得提出總額照選額加倍之候選人。各聯盟名額之分配見本律附錄甲表。各聯盟提出之候選人由各個按照規章正式產生集議之普通或國家會議選舉之。提出候選人會議依規定在羅馬召集。獲得最多票數者爲當選。集會與票選之報告由政府秘書公佈之。

第四條 法律承認之非政治組織及與國家有重要關係，從事文化，教育，或公益之實際存在的會社皆有提出候選人之權利。又敕諭可賦與各組織或會社以提出候選人之權利，但必須經上下兩院議員各五人組成之委員會通過。賦與此權限之敕諭每三年可以修改。上述組織提出候選人數，額定爲被舉出人數四分之一。在各認可之組織中此額定之分配與選舉之方法，由賦與該組織提出權限之敕諭定奪。

第五條 在第三四條內所列之組織，應按照選舉敕諭，在規定時間中進行提出候選人名，此項時限至少不得過二十日，至多不得過四十日。汎繫大會之秘書廳在接到推舉單後，依字母順序備一候補人名單。並在人名下註明提出之組織。在逾越敕諭選舉時限後呈繳之名單作爲無效。大會應籌備上述議員名單，在候補人名單中自由選剔，更應在名單外依必需情形將名單中未列入之科學文學藝術政治界之聞人

參列其間(註一)。大會考慮結果之報告，應由大會秘書公佈。上述議員名單，刋有國家頒定之「衛士棒束」Fascio Littorio 之徽幟，由政府公報 Gazzeta Ufficiale無代價刋佈，由內務總長監視發貼國內各市區。

第六條　投「指定下議員」名單同意票，於國家公報公佈名單後第三星期日舉行。所投之票應填寫於印就之選舉票上，上刋汎繫徽幟及下列問題：「汝贊成汎繫國家大會指定之議員名單」？選舉人只註「是」「否」二字於選舉票底。

第七條　包括首席總裁判及各區四總裁判之羅馬之上訴法庭Court of Appoal 得組成國家選舉局 National Electoral Office 倘首席總裁判及區總裁判缺席或發生障礙時，可按照法律成例代爲執行。各選區之結果之正式報告由地方審判官 Pretors 彙呈羅馬上訴法庭。上訴法庭可計算提出議員名單上所註之贊否票數。倘有投合法票半數加一爲贊成票，上訴法庭卽宣告名單通過，單中指定議員卽作爲選出。倘有投合法票半數加一爲否決票，法庭卽宣告否決。贊否票數相同以通過論。

第八條　倘指定議員名單被否決時，羅馬上訴法庭可命令用敵對名單重新選舉，並指定選舉日期，此日期在下令後至少三十日，至多不得過四十五日。命令應立行在政府公報公佈之，並由內務總長監視發貼國內各市區。在重選舉時凡有超過正式列入選舉名單之會員五千人之會社與組織皆有提出候選名單之權。候選名單不得超過選出議員四分之三之名額，名單上得連署以代徽幟。

第九條　對此新選舉應適用關於國家中央院 National Central Office 第七條第一欵之規定。候選人名單及附帶應選狀與證書必在指定選期前十五日呈交代表國家中央(選舉)院之羅馬上訴法庭辦公處。法庭將名單審查後，應加以核准並投票。投票完畢後，國內各選區辦公處之正式報告應由地方審判官彙交羅馬上訴法庭。法庭應將各名單上所列之票數核淸並宣布選舉結果。各單上得大多票數者作爲中選。爲「少數者」保留之席次，應參照其他名單，按各人所得票數之比例分配之。分配方法將一切競爭「少數保留席次」名單內之總票數除以該席次之總數，其商數卽爲少數席次之商。用各名單投票總數，以商數除之，結果卽代表各名單派定席次之數。

第十條　按照第六九兩條規定之合式選舉人，包括一切年過二十一歲之公民，及在二十一歲下十八歲以上，有妻室子女之公民。此兩種人中必具下列資格之一：

甲、按照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通過法令之條欵，付費與一企業組織者，或爲一會社之經理人或股東，或其他組織，在該條欵下之付費者。至關於擔保Accomandita (註二)股份公司，或有限公司，具選舉權者必保有記名股票在一年以上。

乙、每年至少付一百「利額」Lire(意

幣價與法郎等）之直接稅於中央政府各省區或市區者，或為記名之中央政府公債保有人或市省區公債之股東，至少一年而所得年利為五月「利賴」者。

丙，收受中央政府及市省區之薪給，養老金或公欵中撥出之永久報酬者，或收受在法律下由中央政府市省區管轄機關之同等薪給者。

丁、天主教教士（無論為傳教師或僧侶）或其他為政府承認許可之宗教教士。

第十一條　一切關於不能被選充當議員之規定，概行免除，一切法規與本律抵觸者亦照樣辦理。中央政府得上下議院推出之上下議員各九人組織之委員會之贊許，有權變更政治選舉律，使與本律規定一致，更有權刊布執行本律之規章與公佈政治選舉之新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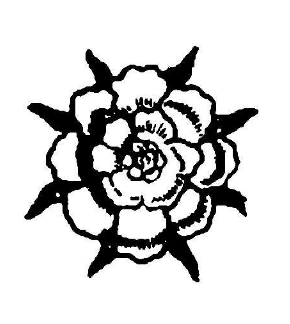
附表甲

各合法國家企業聯盟在每百候選人中能提出之法定名額分配如下：

（一）國家農業聯盟	十二名
（二）國家農業受僱人與勞工聯盟	十二名
（三）國家工業聯盟	十名
（四）國家工業受僱人與勞工聯盟	十名
（五）國家商業聯盟	六名
（六）國家商業受僱人與工人聯盟	六名
（七）國家海空事業與運輸聯盟	五名
（八）國家海空運輸受僱人聯盟	五名
（九）國家陸運與內河航業聯盟	四名
（十）國家陸運與內河航業受僱人與勞工聯盟	四名
（十一）國家銀行業聯盟	三名
（十二）國家銀行職員聯盟	三名
（十三）國家職業與藝術家聯盟	廿名

（註一）三月十六日通過時唯一之增修點即汎繫大會可將優異之海陸空軍職員加入政府票上與原文餘人辦法相同

（註二）「擔保公司」中一切債務之擔保由（甲）一人或一人以上之擔保人負有限及共同責任（乙）一人或一人以上負有限制之確數。擔保亦可用股票式代表之



英倫的蘇格蘭場

（不忍）

偵探並不弱於福爾摩斯

自從柯南道爾創造了一個福爾摩斯。把這位烏有的大偵探抬得天樣高。硬生生將英國全國最高偵探機關蘇格蘭場。罵得一文不值後。一般讀過福氏探案者的心理。便都以為蘇格蘭場中的偵探們。都是酒囊飯袋。一無所用。其實蘇格蘭場是世界上有數的偵探機關。組織之精秘。設備之完善。凡身經目覩者。決不能否認。在場做偵探的。非飽經訓練。敏於觀察不可。遠非小說家言者所能道。最近英國愛由克地方。出了一樁離奇恍惚的殺人案。由蘇格蘭場破獲。將凶手正法。聞者莫不稱快。茲記之。以見其偵探手腕之一斑。

去年九月間。在從克拉漢鎮到倫敦的大道上有一個警察。名叫古德立的被人槍殺了。死狀極慘。頭部共中四彈。兩眼均被挖去。凶手兩人。一名勃郎。一名開特。勃郎家中有一個汽車間。開特名是勃郎的雇工。實則二人一搭一擋以專竊汽車為生的。那天二人到愛山克。偷了一個羅佛醫生的一輛車。在開車回倫敦時。被古德立覷破了。立命二人停車。要加以逮捕。二人殺心頓起。拔出槍來。下了毒手。然後逃個無影無踪。警廳聞訊。急忙派員勘察。在死者身旁搜得二粒子彈。隨後又在白立登地方一條死巷內尋獲了羅佛醫生的汽車。車廂內有一個已經用過的槍彈殼。此外。便毫無線索可得了。凶手究係何人。渺不可知。更無法證實偷汽車的和殺人案有關。

數星期已過去。偵察毫無進步。看看要失敗了。有一天忽有一個人在白立登因酒醉被捕。那人只是不肯道出自己的真姓名。蘇格蘭場偵探。為了此事。偶然跑進勃郎的汽車間去詢問。竟在那裏發見了許多外科醫生的用具。那時勃郎出門了。偵探們。等他回來。便加以逮捕。但是並不疑他與古德立被殺案有關。不過想他是與某竊車案有嫌疑罷了。在勃郎身邊。搜出四枝手槍。一枝是舊式的韋白來槍。又搜出許多子彈。都是舊式的。於是警廳便有些疑心他了。便控他竊車之罪。加以監禁。一方面卻暗暗仔細訪問。以求水落石出。後來知道勃郎有一助手叫開特。要去拘他。但開特已逃出倫敦。費了千方百計。在利物浦尋得。開特非常凶惡。竟開槍拒捕。最後究竟寡不敵衆。束手就擒。解回倫敦。開特一一都承認了。說是勃郎動手的。他曾勸勃郎別這樣。但勃郎不聽。蘇格蘭場便去召了羅佛博士來。但羅氏不敢確認那些在勃郎汽車間中搜得的外科用具是他的東西。只能說是很像所失去的。最後。蘇格蘭場的槍械專家證明在死者身旁的子彈。確是由在白立登地方汽車廂中所獲得的彈殼中放出。而那彈殼。也確是由在勃郎身旁搜出的舊式韋白來槍所遺下。於是證明二人確是凶手都定了死罪。

這事傳佈後。聞者都甚為滿意。近來偷汽車的竊賊。一日多一日。手段也一日狡滑一日。他們得手後。往往能在數小時中逃到極遠的地方。將贓物改頭換面。使偵探當局萬難查出。此次破案。或者可以使宵小們多存戒心咧。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十七年六月八日起至十四日止

京津易幟後之時局

自京津易幟。國民革命軍北伐軍事。已大告成功。所餘未解決者。僅關外一部問題而已。時局至此。一般之注意點。已不在軍事。而在比軍事更為重要之統一後的建設與外交諸問題。蓋奉軍未出關前。南北有對立的兩政府同時存在。致各項外交。均無從進行。茲既合全國國民。整個的隸於國民政府之下。則國民政府。在國際上已足以表顯其為代表中華民國人民全體之真正政府。故此後外交上應做之事實。比任何國內問題尤為切要。政府對內對外大體方針。業已草擬宣言。不久即將正式發出。(宣言大意誌另條)中常會議。並已通過。決於七月十五日召集第五次中執監全會。討論一切。據甯電。十三日中央政治會議。對蔣辭政治會議主席事。議決慰留。原呈退回。胡漢民孫科自法國來電。條陳今後黨國訓政意見。決交五次大會討論。胡又來電主張由外部電駐外公使。向所在國政府通知。以後各使聽政府命令。由外部通知北京各使館。議決由國府辦理。並令外交部開具各公使名單。俾加委任。又任命張繼等為蒙藏委員會委員。又決派易培基赴北京接收故宮博物院。加派陳籙書為魯省委員兼工商廳長。滬黨部建議拒絕收編反動軍隊。以節國庫。並治反革命分子之罪。議決電蔣馮閻李楊籌商辦法。並查拿逆跡昭著者。又電中央。十一日午前九時舉行第十九次紀念週。到全體職員。于右任主席。于報告。略謂華僑自動捐款。陸續滙來。已達百餘萬。現保存委員會已成立。此欵用途。格外愼重。有人誤會本黨離開民衆。不要民衆。不知在黨治下。凡事公開。完全與民衆一致。北京克復後。國府已委閻為京津衛戍總司令。北京政治分會人選。尚未決定。各省黨務指導員。經中央再三考查。但尚有假借地方民意反對者。現中央對此無理違抗命令。決取嚴重辦法。如江西省政委員免職等。國府宣言內分對內法治。澄清吏治。肅清盜匪。實行裁兵。免除苛稅。對外依平等互惠原則。再訂新約數項。大概下次會議可以決定。照總理遺囑上謂必須務須依照尤須數字。皆有研究。現有人主張不開國民會議。但我以在總理遺囑及對民衆感情方面。均有公開的必要。又國府紀念週。譚延闓李烈鈞薛篤弼等暨職員二百餘人。譚主席。李報告。略謂近數十年來。本黨同志努力黨國事業。抵抗强權。打倒帝國主義軍閥。歷盡困難。奮鬬到底。方有此成績。現在軍事快結束。政治尚在開始。望大家

反對北都之吳稚暉

永須努力。現在關內已將肅清。東省亦將就理。四川更無問題。今天有二事對諸君講。(一)以後國內不要再有戰事。欲達此目的須不發生戰事原因。乃可。現軍閥已除。國防布置。則不能不有充分準備。(二)要以全民革命的精神。實行全民政治。使全民皆得參與政治。用達天下為公之意。現在全國雖統一。將來政治建設事體甚多。還要大家努力。才有成功。希望。十三日漢口電。李宗仁電譚蔣陳述對時局意見。(一)對奉用政治手腕解決。(二)軍隊收束。只重國防。(三)政治力求建設。(四)外交期達廢除舊約目的。(五)黨務整齊理論。統一意志。(六)國民會議急事準備。(七)黨外不究既往。黨內悉泯猜嫌。最後主張俟各地建設粗具規模。再集權中央。李於眞(十一)晚曾在交涉署宴各領事。除說明國民革命眞義外。深嘆國際聯盟等於虛設。希望各友邦對我自由平等之要求。予以帮助。免為共黨造機會。關於裁兵事。軍委會設軍事研究會。以何應欽為委員長。白崇禧離漢時。對裁兵亦曾發表極痛切之談話。略謂北伐成功後。先當裁兵。余意或就現在集團。分區並分期的整個裁減。就是依照兵工政策。勵行工兵化。方不是和軍閥一樣的紙上裁兵。查現在全國收入。



主張準備國民會議之李宗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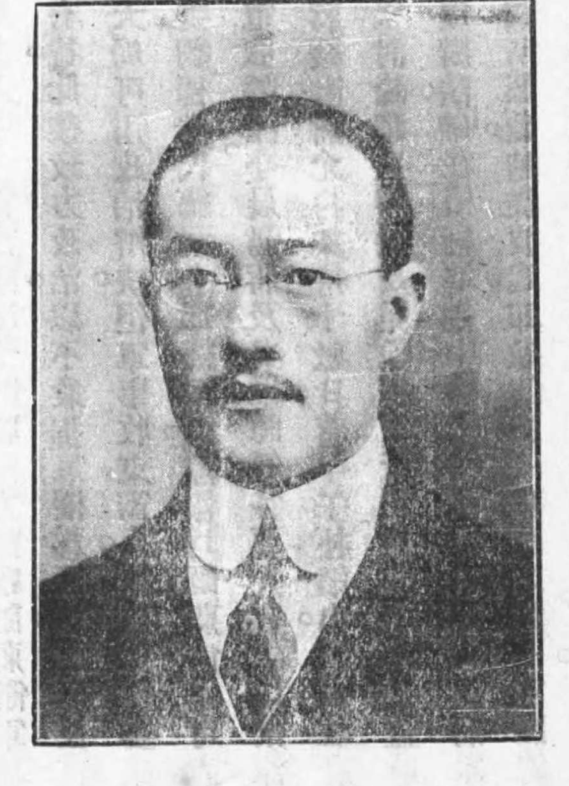
不足以供現額之軍費。就革命軍現在軍費計之。年約四萬萬。以兩廣出發之四萬軍隊能打通長江。可見兵在精不在多。故余以為北伐成功後。必先裁兵。一切才有辦法。查各國軍費多者佔全國收入二之一。少者三之一。我國必整個的大裁兵。使其築濬河。或服務工廠。而後財政可言。整理更得依總理建國大綱。次第施行。同時方可籌備國防。應付外交云云。使團對入京國軍當局。酬酢極融洽。感情甚好。惟據在京美國某有力者談稱。師多地少。不敢過樂觀。非開國民會議公表國民的統一後。承認問題。恐尚說不上。又倫敦六月十一日路透電。本日衆院外交次長蘭浦森答覆議員肯渥賽。現時帝國政府。尚未正式承認中國國民政府。但為情勢或環境所需。仍由駐華公使或領事接洽往來事件。肯氏問承認問題是否在討論中。蘭氏答稱。彼意討論。目下尚非其時。現時北京尚無政府。僅有軍事政體。吾等應靜候看彼等實施如何。蘭氏又答肯氏質問謂中國國際聯盟代表。係前北京政府所派。至於是否仍能代表中國。須由中國自向國聯決定。又十二日芳澤日使在北京向日本記者談話云。承認國民政府問題。吾人對國民政府之措置。應加以注意。關於承認問題何國加以考慮。余尚無所聞。然或有加以考慮之國。亦未可知。然刻下國民政府為事實上之權力者。在南京既駐有領事。可辦一切交涉。而上海復有交涉員之設。一切交涉可由上海總領事與之辦理。如此實際上固無大妨礙云。此外關於國都之在南在北問題。各方意見亦不一致。張繼吳稚暉等。曾在滬發表反對以北京為首都言論，閻錫山則謂首都問題北伐完成後。東省滿蒙之應付及外交均愈重要。以地言北京為便。惟寧都為國府根本。此問題當慎重研究云。要之。一切對內對外重要問題。目下雖表示意見者極多。其結果均須俟五次全會之討論。故下月之執監大

會與今後國是前途實有莫大關係也。

國府擬就對內外宣言

十二日滬電。國民政府對內對外宣言已擬就。對內宣言大致謂訓政實施方案。已先依第四次全會決議。將次第舉行。目前將舉辦者。(一)勵行法治。(二)澄清吏治。(三)肅清盜匪。(四)蠲免苛捐。(五)裁減兵額。對外宣言曰。中國之統一。因全國人民奮鬬與犧牲。正告完成。際此時會。國民政府認爲應向友好諸國發布下記之表示。此項表示。倘得諸友邦充分諒解。中外邦交必由是而立形改善。即人類之共存共榮。亦必由是而增進。此吾人所深信不疑者也。

國民政府所領導之國民革命。其根本目的。不在破壞。而在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現因國民革命之軍事時期將告終結。國民政府正準備實踐其對中國民衆之約言。從事一切整頓與建設之工作。然在不平等條約所加於中國之諸種束縛未解除以前。此種工作。極難收效。其事至明。職是之故。國民政府認爲另訂新約。以適應現今時勢之要求。實屬無可再緩。關於此層。逆計諸友邦亦必承認。因自一九二六年末以來。諸友邦當局。已有同情於另訂新約之表示。國民政府茲所不能已於鄭重申言者。今後另訂中外條約。務一以完全平等與相互尊重主權爲宗旨。僅拋棄舊有特權之一部分。決不能使中外關係入於安定狀態。以饜中外人民期望。吾人深信外僑生命財產有效之保障。不在外國武力。而在(此處電碼漏兩字)不幸諸友邦中。仍不免有過信武力效能者。甚至認爲外僑所能居住貿易之地。即彼等海陸軍力所能到達停駐之境。此種態度。如不改變。將使中政府愈不敢開放內地。國民政府用敢告友邦。務將其一切在華軍艦軍隊。立即撤退。勿再猶豫。最後國民政府必須聲言者。中國既不能忍受國際壓迫。亦不能生存發展於國際孤立狀態中。吾人經濟政策之完成。勢不能不有賴於友邦贊援。吾人信中外關係不久將開一新紀元。在此新時代之中國人民及政府。因一切國際壓迫業經解除。必毅然決然歡迎諸友邦給以一切物質援助。俾國民革命根本目的。如上所述者。得以完全實現云云。上項對外宣言。已交外部。待發。其對內宣言。尚有修改。故全文未露佈。



新外長王正廷

外長人選。本週國府已下令任王正廷。據滬電。王於十四日午後在國府就外長。即到外部。對員司訓話。分三點。(一)鄭重對外之表示。(二)注重交際。(三)努力服務。發表稽滌生周龍光徐謨一二三司長。樊光秘書長。口模總務科長。陸兆鵾祁大鵬交涉及庶務科長。隴海路辦公處移寧。王語訪者云。鄙人對於唐少川先生之所抱主張。極端贊成。唐先生是外交界之老輩。渠意在中國今日情勢之下。辦外交惟有抱不讓主義。倘列強

以強迫手段對付。亦無可如何之事。猶諸綁票。強盜要綁我。我亦無可如何。惟欲我甘心退讓。將國權雙手捧呈。則萬萬不可。余對於唐先生此項主張。極表同情。余自巴黎會議。以迄於今朝。無論辦何項交涉。均抱不讓主義。將來自當仍本此主張做去。王又言前日赴寧。為斟酌對外宣言文字。各公使館是否南遷。聽其自便。十二日外交部電令駐外各公使維持原職。使領館改懸新旗。

又國民政府外交部。對於美國公使馬慕瑞五月十八日之照會。曾將復文交由金交涉員轉致美總領事克銀漢。轉呈美公使查照。原文已由滬寄到。補誌於此。逕啓者。奉外交部諭。五月十八日貴總領事函轉貴國公使致黃部長公文一件。業經收到。並交下復文一件。飭轉貴總領事。轉達貴國公使查照等因。奉此。相應將該文照錄如下。「此次在敝國軍事時期以內。貴國政府勸令貴國僑民退出作戰區域。避居安全處所。國民政府對於貴國政府此種友好意志及妥善精神。深為感慰。凡在國民政府統治範圍以內之外僑生命財產。國民政府無不盡力予以充分之保護。此貴公使深悉者也。此次日本出兵山東以後。貴國政府與人民對於該事件之公允態度。敝國人民聞之。極為忻慰。足徵貴國國民性中素有之正義精神。不勝欽佩。國民政府深信貴國居住天津之僑民。絕無罹受意外之虞。而國民革命軍將領。亦當格外嚴整軍紀。予該處之貴國僑民生命財產以充分之保護也。國民政府切望貴公使按照國際公法原則。仰體貴國政府向來尊重敝國領土主權之誠意。設法於最短期間促成駐津貴國軍隊之撤退。蓋敝國人民完成北伐及統一全國之願望。久已深得貴國人民之同情。欲謀實現此種願望。貴國軍隊之撤退。實為最要步驟。亦履行貴國政府素來對華友誼政策之表現也。」即希照轉為荷。此致駐滬美總領事克銀漢。外交部特派江蘇交涉員金問泗。

蔣介石辭職被挽留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於三日返寧。突於九日提出辭呈。國府已決定挽留。[illegible]。蔣九日下午二時上呈。辭總司令及軍委會主席呈文甚長。文中詳述辭職復職原因。謂現在軍事時期已過。因照總司令條例之規定及本人迭次宣言。請准予辭職。南方觀察。認蔣辭軍職為見機。與蔣前途有益。此後致力政治。以不兼握軍權為正當。于右任言。蔣辭職係認此後大局可用政治解決。但軍事收束需人。國府常務委議已議決挽留。又蔣委劉德裕代總司令部總參議。黨報均認蔣尚未可遽辭。續據十日上海電。張靜江今晨邀蔣及吳稚暉等各要人會議。以京津間戰事未解決。勸蔣緩辭。蔣允再維持十數日。蔣今午赴湯山。國民政府十日晚開臨時會議。討論裁兵辦法及免除各省苛捐雜稅事甚久。蓋政府方面對軍事善後辦法。確在積極準備中。據十一日滬電。劉峙電蔣。軍事收束。裁兵為全國所屬望。請從彼起。即撤銷第一集團之第一軍團總指揮部。以蔣鼎文任第一軍軍長。本人願赴歐洲研究軍事云云。蔣已諭總部參謀副官兩處準備結束。灰(十日)晨在軍官團對黃埔同學訓話時。並聲明辭職之必要。眞(十一日)宋母壽。蔣未赴滬。因蔣表示。未得代人以前。暫不離寧。又蔣令前方各集團軍。馮未到京前。歸閻指揮。十二日滬電。蔣又呈辭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十三日電。馮玉祥眞(十一日)電蔣。謂此時言去。不啻置黨國於危難。前在柳衛站。誓同患難。於塗炭中。現不願坐視前功盡棄。惟有相繼引去。現在新鄉整理待命。若蔣不打銷辭意。本人不敢獨

留。閣由北京來眞電亦請打銷辭意。何應欽電粵請一致留蔣。又北京電。閣白合電留蔣勿辭。又滬電蔣偕宋美齡夫人文(十二日)晚五時半由下關乘永豐艦帶衛士兩隊赴鎮江遊金焦。轉赴滬告假一星期回奉化。蔣呈辭後內長薛篤弼海軍總司令楊樹莊中央黨部委員丁惟汾忽均先後呈辭已一律慰留。天津大公報十一日社評論蔣介石辭軍職事文云蔣介石於九日呈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及軍委會主席昨日滬電國府深諒其意但軍事收束需人尚非其時故已決挽留想蔣在近日以內倘不能實行卸責然軍事一經有相當收束則必再辭且辭亦必准是就其本人此次之聲明與國府之意見而可知也。革命之對象第一爲去軍閥。何謂軍閥。即個人與其私黨以軍隊爲私有更藉兵權以專政之一種私團體是也。中國一日有軍閥則一日無民治且永不能統一。亦永不能消滅戰爭。是以削除軍閥爲救濟國民生命必要手段。然軍閥不可以徒去也。而有賴於革命之軍。是以革命軍之第一任務。即在於秉國民公意以消除軍閥是也。然革命之最大危機。不在障礙之多。而在革命軍人本身之軍閥化。夫障礙之在於外者。可以武力去之。若夫號稱革命的武力而本身復化爲革命障礙。則眞不可救矣。國民革命軍自去年以來。極端澎脹。以軍稱者數十。以師稱者數百。輿論危疑。日甚其墮落不振。惟當北伐之際。難作永久之謀。一旦軍事收束。則全國輿論。不論在黨與不在黨者。勢將一致要求革命軍人須以革命軍人應有之面目與天下以共見。除主張國府應大舉裁兵興工之外。所有軍權必須統一於中央軍事委員會。凡戰時應有之總司令集團軍總司令軍團長總指揮等職。一體取銷。另定軍制。減少軍師。而軍政軍令之權。絕對屬於中央政府一個整個的機關。必如是而後可免派系或個人之分。而後能鏟除地盤主義。而後使欲再挑撥內亂者。永遠無所施其技倆。而後革命軍諸領袖。始常能保其勳名。此國民人人所切望不已者也。此次蔣總司令之辭職。自吾人觀之。亦嫌稍早。因軍事尙未收束。而收束亦待有中樞機關。故蔣氏卸責似尙非時。雖然蔣氏此舉。足以將革命軍人之面目。重新昭示於天下。俾天下人重新相信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非皇帝。非大元帥。非巡閱使督軍。非爲盤據地方擁兵自衛或壟斷大政維持私黨之大官。而徒爲掃除軍閥障礙之革命的武力之領袖。一旦戰終。立時解除責任。一切軍權奉還政府。夫當此北政未定之時。而全軍領袖首有此種表示。則不惟足喚起國民之同情。且可使一般服務於革命軍者有所警覺。由此而論。則蔣氏此呈可謂實獲我心者矣。

敝屣軍權之蔣介石

北京鮑旅繳械事

鮑毓麟旅於九日晨被第二集團軍韓覆渠部繳械。實爲北京易幟後第一大事。按鮑旅係張作霖衛隊之一部。毓麟爲鮑貴卿之姪。貴卿與作霖固兒女至親也。鮑旅兵精械利。有名於時。張出關之意既決。京中紳耆僉以保安不可無兵。故均主留鮑旅任守衛。三十一日張見王士珍談及此事。王表示留鮑旅。張殊不謂然。以爲鮑部爲本人衛隊。隨從有年。恐留之反陷於不利。將無以對部卒。王亦未固請。蓋彼時治安會之成否。猶在未定之天也。迨張去而學良宇霆繼之。紳耆乃再以留鮑爲請。遂決令鮑部

兩團先走而以一團之千五百人留京。為維持治安之用。毓麟年少好名。居平頗與報界周旋。故其名特張。既獨留北京。乃益整飭部衆。夜間乘汽車。躬自巡街。士珍與貴卿交厚。治安會事務主任惲寶惠又與毓麟特諗。鼓吹標榜之餘。鮑名益著。方其留京之日。一部分識者已不謂然。謂紳耆果有保安之志。則以警察之力。不難維持一時。何必留此為異日紛糾之地。即在奉方要人亦知其不妥。謂留鮑在京。不啻犧牲之也。惟以鮑守衛盡力。中外均德之。而其慷慨赴義之處。尤博外人同情。直至韓復榘部六日抵南苑。鮑尚在外交大樓遍宴外交界文武人員。以是外人益服其英勇。方治安會之留鮑也。外交界亦為之電請寧府。特予保全。及寧府復電照辦。外人方深慶慰。七日韓復榘派參謀長李樹棨來京。晤鮑於治安會。韓親函謝之。李則握手敘談。狀極親切。外人旁觀。引為異事。曾電告記者。謂係向所未見云云。詎八日晉軍入城。鮑軍出城之後。鮑部行至距通州二十里之三間房地方。為馮部馮治安師所阻。謂此去三河縣一帶。為劉鎮華等人防地。決無可以倖免。不如服從三民主義。改換旗幟。即無危險。鮑旅不肯。馮則堅不放行。乃折回朝陽門外駐東嶽廟。當晚治安會得報。有人主張令鮑重行入城。王士珍則謂彼等將士疲勞極矣。蓋令少休。明晨再議。以為充類至盡。令其繳械存商會而徒手放行耳。不意是夜即為馮軍萬人包圍。九日晨韓復榘親往一排解而千五百人悉行無抵抗底解除武裝。比治安會之汪大燮馮耿光卓宏謀由京趕到。則馮部拒而不納。幾經交涉。始交出鮑毓麟本人。同返北京。至十一時半。荷蘭領袖公使。與英日美三使。攜同武官譯員同往朝陽門外。時鮑已離去。韓亦業回南苑。各使與韓部交涉不得要領。歸而至治安會。鮑已在會。方鮑之回京也。王士珍見之下跪。哭失聲焉。謂「吾誤老姪矣」。各使見鮑。謂「國民敵對與馮某某失信於吾人。吾人乃失信於足下。終當有以奉慰」。又謂鮑是否需要保護。鮑謂「吾今為平民。何用保護」。各使旋於下午三時又往南苑訪韓質詢此事。終不得要領。計是日自午至申未嘗飲食。亦可謂熱誠之至矣。此事外人對馮嘖有煩言。西報訪員均有抨擊之紀事。惟自一方論，今當軍事未終。使鮑以全部武裝通過馮軍後方。此在軍事上本為不通。既欲保全鮑部。最上宜令其由古北口出關。避開戰線。自無危險。其次亦應令暫留北京。不必急急出去。因彼軍既已變更臂章。為京師保衛團。則少留固亦無妨。況晉軍業已入城。對鮑部尤無敵意。彼軍留京。豈不益更安全。乃治安會諸人計不出此。既已留之。又復遣之。當軍事方亟之會。信迂闊無當之言。迨事已弄僵。乃徒以失信責人。庸有濟乎。治安會今已宣布解散。殆以此為鮑旅殉歟。是可異已。十一日北京路透電領袖公使荷使歐登科。關於九日鮑旅繳械事。致國民政府兩電如下。(一)本月五日予與各國公使公電閣下。俟鮑旅長完畢其保護北京治安責任後。應許平安撤退。六日特由楊君轉來尊電。謂當設法使鮑旅平安撤退。欣慰之至。該旅於昨日(八日)離京。僅行至距北京十六英里之通縣。忽得該地之國民軍通知。以後安全不能擔保。鮑旅遂退回北京東郊。現時將受該地之國民軍繳械。實踐該項允諾關係於國民政府令譽甚大。予敢請閣下。速電令該軍隊保護鮑隊出京。以顧全國民政府信用。(二)九日之電所云一節。不幸已發現韓復榘指揮不顧國民。政府允許。竟將鮑旅繳械。並將其兵士拘禁。予偕英美日使館人員先與治安會討論本日下午往訪韓於其司令部。前次承閣下通知。謂予等六日之電已轉知照前線司令。韓指揮否認接到准許鮑旅安全之命令。又昨日韓指揮派人送鮑旅出京。韓氏亦否認有此事。予等當即向韓指揮宣讀所轉閣下

之覆電。並竭力向韓解釋。彼應有服從國民政府之責任。想國民政府必願知道上項事實。予料閣下必速發命令。以顧全國民政府之信用。此項問題關係重大。予等必不信國民政府猶疑而不加以矯正。使天下衆目所共睹也。據十四日上海電。滬交涉使署今午致一公函於美領事。係對於鮑旅繳械事有所表示。但內容未發表。閣到京後。對此事已呈國府請示。並電滬交涉中。據閣及商震向人表示。總可望得到圓滿解決。鮑現住北京某醫院內休養。

張作霖生死之謎

張作霖被炸後。生死始終未明。本週所得消息。仍難証實。據東京十二日路透電。關於張作霖死訊。雖尙無可靠之確證。然據陸軍省所得之官報。則稱張已死。又十二日大連滿洲日報奉天特電稱。迄今戒備森嚴之張作霖大元帥府。九日午後十二時頃。忽然車馬盈門。三樓各室頻見人影來往。頓呈混雜之象。而向來僅四室啓燃電燈之三樓。今竟全放光明。煌煌照耀。迄至十日午前二時。並聞大聲人語。又自十日夜半十二時頃迄天明。亦有同樣多數之人。聚合於府中三樓。究竟此事於張氏身邊吉凶如何。迄不明瞭。然臧鎭守使及其他最高幹部。照常由帥府回家。又最富敏感之奉票。十一日早市開盤爲二千五百五十元(合日金百元)及至早市收盤。竟漲爲二千四百七十元云。按此似足證明張作霖於九日至十日之間。業已確實死去。而奉票之漲。殆因觀察張死之後。國民政府對關外不至有戰事。一切可用政治手腕解決之故。歟・至張之傷狀情形。據奉天來客談稱。張乘汽車回署時。因被震盪。面部流血極多。扶下車後。已不省人事。經請中德醫生療治。洗清血跡。始辯傷勢。張在車內因受強壓。故鼻已壓扁。耳亦受傷。肋骨斷一根。肢體亦傷。兩日未能言語。嗣雖清醒一次。僅說話一句。聽不甚清。彷彿是「不要緊」三字。是後又過數十小時。始第二次說話。共說三句。(一)問張學良回否。(二)吳俊陞如何。(三)則問其第三子。經家人將三子喚到。即又不言。此三句話後。遂未聞其再清醒說話。生死雖不能斷然。其沈重萬分。絕難持久。則即此可知。又入署診治之中德醫。迄未放出。此關於被炸後之情形也。又據目擊炸案者之某路員消息。吳俊陞到山海關迎接後。吳登張車。而令其本人專車先回。張車原爲第三列。因吳車在前。遂變成第四列。吳並令榆站電奉。謂大元帥專車在第三列。揣吳用心。已不可謂不細。詎臨時一二三列皆平安開過。獨第四列到南滿路橋下時。車頭及前面三數輛車已過。不先不後。適張之車行過。而炸彈突發。推測情形。自非預有布置。不能如此準。更不能如此確。而張之專車。緊接一藍色鋼車後面。故極易辯別也。當彈未發前。張在車內與劉哲吳俊陞莫德惠于國翰常蔭槐等。打拍克甫完。張呼侍者進牛排咖啡。侍者甫離飯車。大聲即作。不幸之侍者。竟被炸斃。某路員所乘之車。在張車後三輛。亦受微傷。其猛烈可知。常蔭槐因已赴隔



已經回奉之張作相

張車第四輛之車上休息。未受傷。其餘諸人殆皆不免。三十分鐘後。赴被炸處查看。張之花車已成碎片。聞曾在碎片下拖出一人。是否爲張則不可知云。


奉軍退出北京

張學良楊宇霆。究竟已否到奉。亦終無確報。有謂其仍在灤州收拾軍隊者。有謂張已先回。楊未出關者。種種聞莫衷一是。惟張作相則確已到奉。奉垣有主。張生死雖未判明。意者當不至再有其他之意外事故發生歟。

日本增兵滿洲

本週關於濟案中日交涉。仍在停頓狀態中。無可記述。日本增兵滿洲。已將成事實。是亦一大可注意事也。據八日大阪朝日新聞載稱。七日臨時閣議。對於奉張被炸滿洲情形。再爲重要之協議。據最近消息。因滿洲排日傾向。較前方猶有惡化性質。猶自張氏遭難。特有注意之必要。故日本若遇在滿既得之權利。有被侵害之形勢時。當講積極的防衛手段。而絕對避免足導日本之形勢於有利之積極的行動。以一掃滿洲方面之誤解。因此嚴誡在滿日僑及日本國內人民之輕率的言動。而根據此大體方針。有兩意見。(一)至少應嚴加警備南滿路沿線及其附屬地。以擁護日本既得權利公益及日僑。因之暫時警備兵員。有增至波茲馬斯條約所承認之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人之必要。此事若依滿洲形勢之變化而發生必要時。即由現駐青島之第三師團中抽調。俾達此數。固屬辦法。但不如一面將駐青島之步兵第五旅團作爲基本。編成混成旅團。由海路開赴滿洲。同時由政府聲明已至不得已而出此之情形之爲愈。故此時暫看形勢之推移。尤注目於奉派內部之情勢及楊宇霆之態度。(二)訓令出差官憲。關於有關滿洲某種運動及中國內政之事項。嚴守不干涉內政主義。絕對不出以易招誤解之言行云云。然多數閣僚之意。仍主張由青島抽調一混成旅。而由政府以聲明書公表之。因之正式决定。當在下次閣議行之。而政府現令關係當局各爲適當之準備。依形勢之如何。務使不超越機宜之處置。亦備萬一云。又九日大阪每日新聞載稱。七日閣議關於對滿洲防備之應急策。政府已承認軍部之要求如下。一、依現勢。以現駐軍隊固屬充分。惟張作霖氏已至確實失脚之時。難保不起如何混亂。僅賴駐屯軍不能以期警備之完全。故應謀防備充實。依此目的應形勢如何。調動青島之第三師團之一部或全部於滿洲。二、關於調兵時期。依京津方面北軍之退却狀況。及東三省內部之搖動而決定實行。且事前關於軍用船其他爲萬端之準備。三、第三師團調動之時。其警備方面。主要爲東三省西部。依情形調動一部充北部之警備。四、第三師團調動之時。因涉於現行關東司令部條例之範圍外。故對於關東軍司令官。於平時之職權以外。與以新任務，又八日大阪朝日新聞奉

天特電云自列車被炸事件發生以來東三省人民對日人氣頓趨惡化。因此領事館與軍部方面就保護日僑事連日接洽期其萬無遺算迄六日止決定保僑方針如次。一、京津方面戰況發生變化若奉軍秩序紊亂。勢將潰走關外又南軍追擊之時或有擾亂關外治安之虞。倘限于無此等憂慮之時則對山海關與錦州之中國兵不行解除武裝。二、若照今日之狀況目前京奉沿線無出兵之必要。三、保護京奉沿綫之新民錦州溝帮子山海關等處日僑之方法若因解除武裝而出兵之時大體採就地保護之方針否則依危險之程度發適宜退避之命令（新民屯之日僑婦孺已全部退去）四、因此不專爲就地保護之唯一目的而出兵。五、關于保護奉天之日僑因城內奉軍內部有搖動之虞。故就城內日僑之避難依狀況判斷期萬無遺算但現在日僑之自動的退出城者已達多數而五日錦州之日僑請願團因向軍部請願保護軍部立將此旨傳達奉天總領事惟領事館及軍部雙方就保護方針似均決定應危險之程度隨時發退去命令。八日大阪朝日新聞載稱日本政府于濟南事件突起當時曾開海陸軍外務三省聯合協議會審議對策。然當此次東三省治安不安之際。田中首相對于如何使五月十一日之聲明書具體化一點仍未持有決意似尚不能輕易決定其根本之模樣因此三省聯合會議毫未能收效果徒費時於空論結果有名無實陸軍部內以爲今日既如首相之無定見惟有速行解散此項聯合會議現此種議論相當有力故依七日臨時閣議情形之如何此事或將具體化云。

田中被狙未中

日本政潮已劇之時。忽發生田中首相被刺之事。但未命中。兇手當場被逮情形如下。據東京六月八日路透電田中首相今晨赴上野車站將列席黨部會議途中有人圖謀暗殺幸被事前破獲緣有一人身服工人衣突然發現圖以小刀刺首相在場之警察及護衛竭力保護遂未得逞兇手隨即就逮。又電內務省根據調查之結果宣稱暗殺首相之兇徒無政治意味。預料兇手將被控以普通謀殺罪。又電兇手圖謀刺殺首相時偕首相同行者有議員松村氏腿部被刺傷外另有偵探一人亦受輕傷又電據調查報告圖謀暗殺首相之兇手係一舊貨商向熱心於政治閒暇。



日首相田中

殺首相之宗旨係關於上月內閣改組首相上奏皇帝。兇手因怒而演此。嫌疑同謀犯二人正受審訊另一人在逃首相雖遇此意外事仍按時赴宇都宮並列席當地黨部會議演說政府政策首相云關於中國事頗不易預言將有何變動至於南北孰勝於日本毫無關係關於共產黨行動首相言過激主義輸入日本甚爲系念並云政府必以嚴厲手段對待此輩。迴憶田中首相此爲第二次遇險第一次發生於一九二二年首相自菲律賓返國途經上海有高麗人圖謀暗殺結果亦得倖避云

一週大事日記

（冰谷）

自十七年六月八日起
至十七年六月十四日止

六月八日 星期五

△國府任王正廷爲外交總長、

△閻錫山在保定就京津衛戍總司令職、並任傅作義爲天津警備司令、

△國府會議決設東三省委員會、又下令優郵黎元洪、

△第三集團軍孫楚商震張蔭梧先後率部入北京、張即晚就衛戍司令職、

△維持北京治安之鮑毓麟旅出京、行至三間房被阻折回、

△張羣由黨家莊回寗、報告與松井接洽濟案情形、

△天津郊外四處有戰事、日領事提警告、請勿射擊航行海河之日本商船、

△滬絲廠大罷工、

六月九日 星期六

△蔣中正呈辭總司令及軍委會主席、

△馮玉祥以會師北京之任務終了、令南苑通州廊坊及津南一帶第二集團軍部隊迅速撤退至固安靜海、以待後命、

△北京臨時治安維持會結束、

△閻錫山電李烈鈞闢謠、

△荷英日美四使爲鮑旅被阻折回事、兩訪韓復渠交涉、

△岳維峻到駐馬店、

△濟南被俘兵士到滬、

△國府議決北大改稱中華大學、

六月十日 星期日

△國府議決挽留蔣中正、晚又開臨時會議、討論裁兵辦法及免除各省苛捐雜稅事、

△吳俊陞子泰來繼任黑龍江督辦、

六月十一日 星期一

△閻錫山白崇禧到北京、

△馮玉祥自新鄉電寗留蔣、謂蔣不打銷辭意、本人不敢獨留、

△海外僑胞以革命軍克復北京、紛電國府祝捷、

△財政部召集全國經濟會議、定本月二十日在滬開會、

△直魯軍下總退却令、張褚準備離津、徐源泉以臨時保衛總司令名義維持治安

△丁惟汾呈辭中央黨部常務委員、

△劉峙電請辭職、

六月十二日 星期二

△張宗昌褚玉璞晨七時離津、

△傅作義就天津警備司令職、天津正式改懸新國旗、

△國府會議通過京津衛戍司令條例、

△楊樹莊的篤弼辭職、國府議決慰留、

△外交部電令駐外各公使維持原職、使領館改懸新旗、

△中央黨部常會議決七月十五日開中執全會、

△國府通令統一教育學術機關、

△蔣中正呈辭中央政治會議主席、

△閻錫山白崇禧電寗留蔣、

六月十三日 星期三

△外交部發表對外宣言、

△閻錫山訪公使團、甚融洽、

△何應欽電粵、請一致留蔣、

△中央政治會議對蔣中正辭主席事、議決慰留、

六月十四日 星期四

△王正廷就外交部長職、

△中央黨部常務委員會議決直隸省政府移設保定、又議北京政分會主席事未決、

△第三集團軍第十五軍李生達部一團由北京抵津、尙有一萬餘人續來、

△孔祥熙奉蔣命北上晤馮閻、

△白崇禧令調李品仙部十三軍之教導團入北京、

△蔣中正告假一星期、回奉化原籍、

△中央黨部發電召集第五次中全會、

中外書報介紹與批評

（記　者）

天津大公報於本年一月刊行文學副刊。內有書評。及中西新書介紹。其體例略仿歐美各大日報之文學版及星期文學副刊。極為讀書界所歡迎。本報茲特擇尤轉載。以資閱者參考。原文間有附誌批評人名號者。轉載時亦仍之。再者該報極望國內外各書局各出版社各報館各個人。以新出之書籍報章。多多寄贈該報。以供介紹批評。此事既甚便利全國之讀者。而於該書之銷售流行。亦大有裨益。至若在該報文學副刊登載廣告。尤易接近一般好讀書願購書之人士。並希出版界及著作界注意。

記者附識

新月創刊號（續）

【五】徐志摩君釋白郎寧夫人之情詩

此篇爲介紹體。敘白郎寧夫人原詩之本事甚詳。且附以散文譯。可與聞君譯詩相輔而行也。徐君爲文常有詞費之病。今篇其介紹此一詩而從天邊極遼遠之處說起。費洋洋數萬言。概可知矣。竊意徐君欲敘述此詩最好根據西人所作詳贍之白郎寧夫婦傳及二人從來之書札。且既有所根據。則當擇要註明出處。如第一六二頁後半頁所述關于那四十四首詩之一段佳話。係從 Edmund Gosse 之 Critical Kit-Kats 第二頁譯出。而徐君乃不一言及之。何也。又第一六三頁、一八五零年的印本。「印本」二字應改為「白郎寧夫人增訂本詩集」方合。案此四十四首詩在一八四七年由 Miss Mitford 編入 Sonnets by E. B. B 小冊中。供戚友傳觀。其後一八五零年白朗寧夫人增補其一八四四年所出版之詩集（二冊）乃收入之。最初白朗寧夫人欲稱此詩為 Sonnets from the Bosnian. 白朗寧爭之。乃改為 Sonnets from portuguese. 至於 Sonnets by E. B. B, 中是否已用此改稱之名。及此小冊中除四十四首 Sonnets 外。尚有其他 Sonnets 否。則一時無從查考。因 E. B. B. 三字為白郎寧夫人名之縮寫。戚友傳觀之小冊。或不止此四十四首詩也。徐君謂初為 by E. B. B. 後改作 from portuguese 不知其初為 from Bosnian 後改作 from portuguese 也。

【六】小說二篇

沈從文君所撰之「阿麗思中國遊記」極佳。文筆頗能追步Jonathan Swift西瀅君所譯之「一個懂得女子心理的人」原文甚平庸不足取。何以西瀅君獨有得於此而譯之。誠吾人所不解也。

❀評叢書書目彙編

叢書書目彙編。武進沈乾一編。上海梅白格路一二一號醫學書局出版。分裝四冊。每部預約價三元。據其緒言所云。則此書乃編纂諸家彙刻書目及李之鼎氏叢書舉要。又益以新出諸書目而成。其序次以首字筆畫多寡爲判。閱者一檢即得。視舉要以書之性質時代爲別者。自較簡易。吾人匆匆檢閱一過。殊爲失望者。約有三點。茲一一論之如左。

【一】叢書之定義未明。致多奇異之刺謬也。叢書之名。昉於陸龜蒙之笠澤叢書。乃詩文集之別署。與今之叢書性質大異。自來官私書籍之係叢書性質者。除明代稗棨漢魏叢書等一二種及清代大多數外。如號稱叢書鼻祖之儒學警悟百川學海及明之古今逸史古今說海山居雜志淡生堂說苑等。絕少以叢書二字標題。雖其性質範圍互異。然其所收者各自爲書。絕不相關。自一種至數十百種。則各家叢書無有越此例者。故凡書之分前後集或上下編。及卷帙稍繁之類書。概不得謂之叢書。而各家詩文集中無其他專著者。亦不得以自著叢書例之。顧氏羅氏書目尚能準此繩墨。至李氏之叢書舉要始自亂其例。李氏本不足道。今沈君爲丁福保氏之高弟。乃依李氏體例仿而不改。且雜湊前人之成書。不悟其有重出之弊。草率淺陋。實已兼而有之。今略摘其目中各書原不可謂之叢書者。舉之。計有八旗通志初集。三朝北盟會編。山谷集注。大越史記。王右丞集注。王會新編。王氏玉海。古今圖書集成。古今源流至論。白香山詩集。勾曲外史集。西山讀書記。合璧事類。考古圖。圭塘小稿。列朝詩集。明儒學案。事文類聚。翰墨新書，癸辛雜識。居家必用。皇明制書。苕谿漁隱叢話。禹貢論。郡齋讀書志。耆獻類徵。山堂考索。堅瓠集。雲笈七籤。惠山古今考。詩林廣記。詩記。詩話總龜。路史。溫飛卿集箋注。蒼潤軒碑跋。錦繡萬花谷。顏魯公文集。事林廣記。說文解字詁林。三魚堂集。小謨觴館集。王文靖集。丹淵集。揅經室集。韓昌黎集等等，與叢書性質體例直無絲毫關係可言。若以其書多一附錄。增一補遺。或分全書爲上下前後集。或前後部目略異者。或如敬業堂集。卷中名目較多者。均得謂之叢書。則史部之二十四史及通典通志各省志府志。無一而非叢書。而集部中之可視爲叢書者更何止車載斗量。如此、則盈中國之書。其不可謂爲叢書者幾希矣。他如梅鼎祚之文紀。顧嗣立之元詩選。陳田之明詩紀事。與叢書性質相差尚遠。墨林星鳳。性質與法帖或彝器款識相近。似不得入選。此外類此者甚多。閱者如吾例求之。不難索得，然尚有一奇異之事實。請爲閱者告。即編中收陳簡莊著述。周耕厓著述。瑞安孫氏遺書。拜經未刻各書。及湖北書局廣雅書局刊書目錄等是也。吾非謂此等統計式書目之不當用力採輯。乃謂與其他叢書相雜糅。則大可不必。此蓋襲李書之誤而不知修正者。何編者鹵莽而不加思考。一至於此。如欲作古來著述家之著述目錄。不同存佚。一律採輯。或作大書局刻書統計。均不妨彙列附錄於全卷之後。乃獨厚於陳周孫吳諸公。且於其他浙江金陵思賢等官書局亦未能道及隻字何耶。又李氏原輯本多疏忽。如吳兎牀未刻各書內。列陳乾初年譜。今明有雪堂叢書本。然沈君⋯錄時未能改訂。此例正多。不能徧舉。茲從略。

（未完）

采風錄

國風社選

清明日西山見杏花並掃瘦庵墓　秋岳

靑山能[illegible]倚繁春。杏花壓壠雲錦勻。穿山度壠意百結。奈[illegible]筵詩人。去年花時議封樹。玄宅懼子傷卑貧。今乍若陔與花亞。知子地下回幽嚬。由來桃杏無十日。不及舞袖常清新。哀絃玉貌付誰侶。炙手居上後來薪。精神嗜慾空爾盡。一瞑終負紅輪囷。鏤君詩本狀君貌。生時不許歌彈巾。未知此意孰厚薄。吾亦濩落爲僇民。山風微吟紙灰起。春禽磔磔飛還嗔。歸途征笳動蕭柳。忍此終古纏兵塵。

讀守瑕新刻詩境銳進即書其後　樊山

讀萬卷書行萬里。河聲嶽色滿人間。晚年細入夔州律。故國長謠蜀道艱。合使仙才棲鄧尉。最多佳句似樊山。即今吏部文章在。馬異盧仝概可刪。

海濱散步歸賦二律　逸塘

已過重三又浹旬。嫩寒天氣倦游身。風狂似虎偏欺客。春去如駒不假人。未必出山泉便濁。翻思度海句能神。姓名那畏村童識。信步歸來獨岸巾。

山齋無事日遲遲。飢食疲眠百不思。豈爲換鵝勤作字。（中外人乞書者甚夥）怕談逐鹿嬾觀棋。乍寒轉悔裘輕換。久病偏宜藥自隨。世界太倉身一粟。寧論攘臂與伸眉。

次韻和哀巽初人日過飲見贈　映庵

雨後新渉數犢蹄。薰天餅氣水村西。樊籠已默三年鳥。庭戶猶粘一日雞。入夢池塘頻得句。昇僊橋柱費留題。抱經敢信黃巾拜。我慣迎憂聽暝鼙。

讀史　集甫

每憐經國乏雄才。政亥當年事可哀。百二河山延敵入。八千子弟渡江來。銷兵未及鋤耰細。逐客無從戍卒猜。讀罷過秦長太息。而今劉項已蒿萊。

讀書　衆異

短檠盈尺一樓孤。樓角崎人夜讀書。疑有孔姬通夢寐。時從倉雅見皇初。燒薪束閣憑羣盜。起廢箴肓待腐儒。世法秖今憎磊落。破閑眞擬注蟲魚。

戊辰上巳同年諸君約水榭修禊適北海同時社集不克至威餘同年代拈山字韻補成二首、　子威

花事連番費往還。每逢勝日不能閒。春歸酒榼詩筒裏。人在龍樓鳳闕間。欄角低環三面水。牆腰微露一龕山。肯教孤負芳時約。已是遙林夕照殷。

我有詩囊肯破慳。兩般觴詠一般閒。尋春漫隔同年面。照水依然舊日顏。（丙寅上巳樊山約水榭禊集）遲客有人將進酒。勝遊無地不崇山。風來亂落桃花雨。歸去衣留淺色斑。

過青龍橋昔與再同爽秋同遊處也感賦　樊山

昔遊臥佛跨驢來。每對哀黃笑口開。今日青龍橋上望。籠東老淚灑溪苔。

暮春雜詩　次公

六街風起軟塵生。扶病看山眼暫明。閒卻茂宏麈尾手。自障方麴過西城。

誰將百里訴相思。小別曾無掩面悲。只有西山拋未忍。黃村驛畔立多時。

客館明鐙照獨眠。了無閒夢到嬋娟。盈盈牆子河邊水。草長鶯飛又一年。

八里臺前落日昏。海光寺畔晚霞翻。去年臨水瀟蘭處。舉目新亭有淚痕。

隔坐誰傳企喻歌。一時流怨滿沽河。吳兒自分心如石。奈此瀟瀟暮雨何。

六州歌頭　東山體　倬盦

河山似舊。春意滿征衫。芳草暗。緇塵染。絡金銜。走䟙䟙。淑氣番風占。桃李艷。情懷賺。年往再。人頑感。楚天南。夜午殘篝。涼月羅幃掩。結想澄潭。恨凝笳歸遠。曉色闇銅籤。倦客曾諳。思覃覃。甚蹉跎。憾摩書劍。拚長念。付雛談。雲翳歛。舒晴覽。綫初添。鏡虛涵。綺語何心懺。憑雕檻。笑花拈。江夢滅。劉尊泛。恣沈酣。身世吳鉤。領取榮名濳。手撚霜髯。算韶華又轉。待燕掩跡。簾細聽呢喃。

今傳是樓詩話

逸塘

詞爲詩餘。源本風騷。被之絃管。托興抒情。與詩並重。世俗以詞爲詩之賸義。殊屬誤解。余於詞之工者。每喜諷繹。汴京臨安諸老。凡工詩者固無不爲詞。且詩之佳者。亦多含詞意。梅宛陵詩不上樓來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六一云非聖俞不能到。亦即李易安詞幾日不來樓上望。粉紅香白已爭妍之所自濫觴也。稼軒詞鷓鴣天歇拍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實則仍從香山老來筋力上樓知句脫胎而出。東坡樂府爲北宋大家。偶讀其法惠寺橫翠閣有句云。雕闌能得幾時好。不獨憑闌人易老。置之詞中。亦屬絕妙。又耶律文正鷓鴣天歇拍云。不知何限人間夢。併觸沈思到酒邊。置之詩中。亦屬雋語。臨桂況夔笙云。詞中求詞。不如詞外求詞。詞外求詞之道。一曰多讀書。二曰謹避俗。俗者。詞之賊也。知此可與言詩。

吳江陳佩忍去病。一字垂虹亭主。南社吟侶中之健者。所輯松陵文集。笠澤詞徵。均已行世。君與貞壯晦聞秋枚寒碧諸子。多有唱和。杭縣徐仲可寄所爲浩歌堂詩鈔。半民國後之作。述懷疊均云。我亦頻年戀破屏。著書徒遺蠹魚肥。滄桑幾度經來慣。那復能令海嶽飛。自註、茶陵都督。常集定公世事滄桑心事定。胸中海嶽夢中飛。手書楹聯見贈。君又有春暮集樸學齋詩。市樓一角。日西斜。細雨櫻桃正落花。尚有斯人存古誼。獨招朋舊泛流霞。殘春欲去情猶戀。乳燕初飛力未奢。底事荼蘼消息晚。故教魂夢繞天涯。乃爲胡樸安作者。樸安晉皖涇縣人。名蘊玉。樸學齋其自署也。余耳君名甚久。靜仁蹔作海濱。曾贈君集。近仲可又以寄示。其答佩忍匪石楚傖四首之一云。陳子太邱裔。慷慨能彰闡幽徵文獻。汲古綆何長。謂佩忍 孔璋富藻麗。吐辭多悲涼。磊落而

英。奇。肝胆。照。人。腸。吾愛。葉。夢。得。豪氣。不。可。當。雋逸。多。壯。思。落筆。吐。光。芒。（謂楚傖）卓哉三君子。永矢吾不忘。又有和陶詩一卷。番禺潘蘭史序之。盛稱其飲酒。保。天。眞。常。醉。以。爲。寶。吾觀。清。醒。入。往。往。盛。脩。表。之。句。沉冥自放。非得已也。君學有家法。所著包愼伯年譜頗精詳。爲士論所稱。弟懷琛字奇塵。亦工詩。津楡道中作云。換盡貂裘醉不成。天涯猶是作長征。人經。憂。患。難。爲。客。笛到。幽。燕。已。變。聲。歷刼千年城獨在。出關。八月。柳。先。零。何如。歸。去。江。南。臥。相對。黃。花。插。膽。瓶。渤海舟中作云。窗外風濤日夜奔。橫支孤枕聽驚魂。迷離斷夢在何處。天際青山髮一痕。君兄弟自相師友。世以爲難。又論詩云。宋詩如西洋油畫善刻畫。唐詩如中國水墨山水善寫意。黃山谷詩曰。江流。畫。平。沙分。派。如。迴。筆。油畫也。韋蘇州詩曰。歸棹。洛。陽。人。殘。鐘。廣。陵。樹。水墨山水也。亦發前人所未發者。涇岡望邑。尤多詩人。山水有靈。信不虛矣。

余於寒碧栝廬之死。均極哀之。並載同時挽詩入詩話矣。寒碧侯官林氏。名景行。字亮奇。詩筆清迴冲夷。殆不類得此禍者。畏暑入山。得行嚴京國書郤寄云。夜氣猶荒曙未明。枕樓無際待風生。病中。千。態。君。能。寫。湖。外。雙。眸。我。最。清。漫喜。較。量。篌。與。舸。乍應。問。訊。雨。還。晴。濕雲。不。散。鷗。先。倦。何。取。烟。波。狎。此。盟。湖泛口占示貞長云。晚風翼翼淚吹衣。涼水鱗鱗翠入微。借與。詩。人。隨。一。舸。枕流。看。樹。澹。忘。歸。石遺錄君詩入近代詩鈔。強半皆湖上勾留之作也。

和鈞以霜栝圖介寶融徵題。且曰海內知者。多有題贈。石遺海藏。亦皆寵以佳什。以余與栝廬主人交誼。當必有所發抒。陳容同死。郭亮收屍。偶念兩年前風雪過還返骨情景。亦足淒然。余當題二絕云。華屋。山。邱。一。刹。那。歸來。遼。鶴。感。如。何。眼中。雙。栝。猶。無。恙。憐。爾。貞。心。歷。刼。多。收骨。沙。場。事。可。傷。梁侯。風。義。不。尋。常。雪池。賓。客。多。星。散。宿草。荒。荒。又。幾。霜。石遺海藏詩未見。容續求之。哲維有苣苳挽詩甚佳。並錄於此。慘淡迷龍戰。凋傷邁鵬年。伏嗟。隨。李。密。失。策。佐。桓。玄。玉碎。眞。當。惜。膏明。木。自。煎。向。來。相。厚。意。流。涕。不。成。眠。喪亂看騑盡。於君有至哀。秋堂。成。永。訣。記室。是。虛。陪。溫序。鬚。難。返。賓王。貌。漫。猜。故鄉。城。郭。異。化鶴。眞。歸。來。苣苳栝廬別字也。



蕭伯訥講：「學堂比監獄不如」

老獅

人家把孩子付託給學堂。在那裏邊就會發生出許多不可思議的事。這些天眞爛縵的人們看見學堂就嚇呆了。講得好聽些學堂便是所監獄。但是他比監獄還要不如。怎麼呢，在監獄裏囚犯不勉強去念看守著的書——老實說會著能念念的書的人，也決不至於去做看守——背不出不相干的書也不至於挨打。在監獄裏也決不會要直挺挺地坐着聽獄卒嘮嘮叨叨說些枯燥無味的話，不能解釋的理。在監獄裏身上捱些苦腦筋上還不至於受罪。倘然別的囚犯欺負你，他們還來保護。

在學校你簡直不要想有這些利益。那些世界裏有趣的書籍，如瑪拿般能沁你靈體的，他們偏不讓你碰，却弄些教科書來胡弄你，那些書都是不通的人編的，看了毫沒意味。不錯書上也寫着些字。但是要高聲朗誦就不能彀了。結果徒然叫你終身看見書便頭痛。偌大的森林陵谷，充滿和風淑氣。天空的鳥雀，清溪的魚蝦都是何等的逍遙自在！城裏蛛網般的街道，道上陳列的大玻璃窗，往來如蟻的人羣和車馬，何等的舒適愉快！你偏偏受逼在一所陳設紘陋不生快感的地方，和旁的小孩們一樣挨打挨罵。嘴唇動一動是禍，身體搖一搖是禍，答不出他那些呆氣的問話更是禍。就是不被打罵，你終得看守一本撈什子的書。你心裏懷恨他打你，他心裏也正在懷恨你擾他。他因爲麪包問題做個看守你的奴隸，又怎得不憤憤呢。你還沒覺得你給他多少痛苦，他如何的討厭你。你想出各種花樣來加添他的麻煩，更外是火上澆油了。所以他發出魔鬼般的狂怒，就不能算是回什麼稀奇的事。沒出息的人像約翰生博士就會說出不打不能把字母句呀硬生生的釘進腦袋裏去的話了。上學一件事簡直是暗無天日。

如此說來四周便有許多大聲以喝我。第一就是我的些老師，或者他們的靈魂——在那裏吶喊。責問我可是在學堂裏被打得急了，今天來出口怨氣。非也非也，我蕭伯訥所以不平的是因爲在學堂一毫沒有學着學問。約翰生博士的師傅大約對沙姆的功課十分認眞，所以一點不對，就用野蠻手段對付他，把他心靈上弄成個跛子。我的師傅就不這樣死命的動手打人，他們都採取放任主義，因爲雇他們的那班人都是如此。念功課不念不關事，只要學費照繳就完了。那就是辦學堂的眞意。我學堂裏的功課一點沒入肚。我手裏的事已經彀忙了。所以結果我却沒虛度一生，像不爭氣的約翰生老是和些狂徒在客店裏打攪，其實他滿應該用他烈火般的才能來震撼蘇倫。我入學有一千椿壞處，沒半點好處，上學不過是把孩子們潔白的靈魂，在汚泥裏拖過。謝天謝地我幸虧逃過了

這重難關。

我們大半的人碰着放任態度的教師。他們不一定逼迫我們讀書，我們只要用扯謊狡滑猜測作弊種種的方法去搪塞。不然就得「關晚學」或者挨打。靠着我們生的一副神强筋骨去湯去。（他怕鬧亂子，手下是有分寸的）要遮盖這恥辱我們應該懂得寧死不屈的話。學校裏日常可厭的生活便是一方面懶惰荒弛，一方面故作督飭。倘使敎師眞正敎導我，不是痛苦的混他的麵包或者單把我拘在學校裏不去同父母麻煩，就該把我驅逐出校，說我完全不配上學，一點沒讀書的志願，還要讒諷引誘勇的用功的學生，我是個扯謊曠學暴動的分子，在這等情形下讓我在學校讀書，於我的品行固然無益，於他們的職務是尤其有損。

有人講倘然學校不採取營業性質，把些不良的分子廓淸，那一來不但不會無人過問反而要其門庭若市呢。但是這種老實不客氣的態度是不能實行的。那一來敎員的恨毒學校比學生還要利害。我們要拘囚一個犯人，必定也要關一個看守在裏邊，監視着他。看守因爲怕失業和飢餓，所以被關了起來，和犯人被關鎖在鐵檻裏一般。那些敎員拿了很少的束修，敎着很多的學生，同我們學生一齊關了起來，但是他們的干係更重煩勞更多。他們對雇主不能抱一種高傲的態度，性情高傲一點便不能得到敎書的飯碗。他們當中優秀的不過把敎書當一件臨時職業，他們想從敎壇上跨進稍爲光明的路，就是頂能幹頂耐心的敎員也要常常被些可憎的遲鈍的汚穢的孩子們，那些要特別照顧和忍耐敎導的——惹得發火。所以敎員在他們身上要很很的發作一下。責罰他們的機會，是非常之多。

關於我本身的結局，也不問可知。我進的學堂除敎授希臘拉丁文以外，其餘的功課都是模糊了事。我進學堂的時候年紀很小，但是從我叔父那裏已經學了幾星期的拉丁文法。在學堂裏讀了幾年書以後，這位叔父又來考查考查我的功課，他發現我上學的結果是把他敎給的忘掉了以外，却沒學到什麽。到了如今我雖然還能背拉丁名詞的變化，和信口哼哼沒意義的變字規則，但是看見人家墳墓上拉丁文的碑銘我從不能翻譯到底。希臘文更外不堪問了，自己恭維自己至多能認識大部分的字母罷了。簡而言之我的古典敎育，和莎士比亞在伯仲之間。從他一方面說來我雖然不是語言學家，我讀法文和英文能一般的流利。在旅行當中我也能閱讀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報紙。我德文根底雖淺却翻譯過一齣劇本。但是這些文字都不是在學校裏學來的。在學堂所學的祇有說謊，做專制的奴隸不潔淨的典故，拿戀愛和母性當猥褻的笑話，沒希望，躱避，諷譏，卑怯等等，由一個無賴傳播於許多無賴。我倘然不是愛爾蘭通學生，却變做英國學校的寄宿生，結果當然更要不可聞問呢。

我這番話雖然能把我敎師的靈魂說得啞口無言，但是還有些眞有自然天才善於敎誨學生的敎師却要懇切地抗議，說我講得太偏。倘然你是個困於生計的上等婦人，你想找碗飯吃，你可以辦個小小的私塾，你很容易到傢貨鋪去購買一塊「比士太洛齊學塾」的銅牌，雖然你沒知道比士太洛齊是何許人，他講些什麽學理，或他的敎育方法如何這都沒關係，就譬如一位落難的旅館掌櫃去

充水療術的江湖醫生，他又何嘗實在知道水療術呢。再不然你去買一塊更廉的幼稚園招牌，你自家或是別人以爲這位主持的人必定是佛祿貝兒再世。等到主辦獨脫雷沙的辟欽底夫人或者維納底夫人一輩人故世了，將來的銅牌還要刻上「蒙台梭利學塾」的招牌，那是可以無疑的。

進一步說，即使我承認那些掛銅牌的不盡是虛張，子的無能之輩。我有位朋友受了一位愛爾蘭敎師的薰陶，明瞭了戀愛眞義，也得到不少的古典文學的學識。後來進哈維去念了四年書，把學識却丟到九霄雲外去了，把戀愛也看做怡嫌了。還有一位朋友他在半村半郭的地方敎堂，他看我對於，「敎師的偏見」十分不以爲然，他和我賭東道說假使他讓學生們在聽講的時候可以進出自由，像他們父母在看我編的戲的戲園裏一般，看他們可肯逃學不肯。我自己也承認在我個人所遇的敎師裏邊，也有幾位是我很欽佩的情願親親近近領敎他的學問，但是他總抱着諦訶着然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好像隄防你在足球場上摔他一交或者在墻後扔一塊泥團打在他帽子上一般。但是這種例外的情形更外害多益少，何以呢，他們叫你想凡是當敎師的都是一邱之貉。在這種黑暗情形當中雖然有一兩特出的天才，能够戰勝專制的制度，放出絲毫的光明，却不容易得到多少的裨益。推而至於旁的職業，世上總有幾位懂法律精神的律師，明白科學意義的大夫，能够知道本分和服從的軍官，深研宗敎學的敎士，但是那些鳳毛麟角的優秀人才要是能够十分受人歡迎，才眞是一件怪事呢。像敎易卜生的蘇爾納斯夫人有「陶育小孩靈魂天才」的一輩子敎師，就似乎安琪兒不在天上愉揚舞蹈却謫降到地獄裏邊做苦工似的。雖受了如許寃屈，他們還只能拿極微的修金和中了「曲高和寡」的毛病，要時時刻刻受人家的白眼。

那位在哈維讀書的朋友有一次鬧出一樁笑話，他看見有一位敎員從小學裏奔出來追趕一個孩子要責打他。他一時冒冒失失一拳把那敎員的眼睛都打靑了。那敎員就控告他，我的朋友提心吊胆的在「斧匠」警廳等候審問。他憂慮當中問一位警官他該受怎樣的罰。警官問他犯的什麼過，我朋友說他打傷了一個人的眼睛，警官說你要是打了一位上等人該罰六個金磅，倘然不是上等人只要罰兩個金磅。我的朋友說他是個敎員。警官說那末兩金磅就够了。果然他受了兩金磅的罰。他高高興興的掏出罰欵。從此以後我總勸當敎員的習些拳脚做防身的用處，因爲我們英國的法律讓我們打傷敎員三只眼祇抵尋常有職業人的一只。用這樣的輕薄待遇你能希望世上出幾個佛羅貝爾，比士泰洛齊，梅蓀，蒙台梭利，達克陸齊呢不是說世上沒有天才，但是叫人都望而却步了。

我不相信有了神仙降世便能把敎育制度弄完善了。我不信這句話就如同我不相信天掉下來便會把攏總的百靈鳥捉住一般。我對於沒降生的特種天才也不必去論列，就是生出有能爲的人來，他們要成功非得立刻承認孩子們的權利，把他看做一件固定的事實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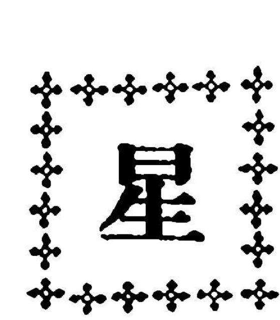


國聞通信社

（徵求各地民生疾苦之新聞）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八年於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於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於兵。或困於匪。或凜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除。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憂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投惠。請寄上海總社編輯部。自當代爲刊布。





星

法國 Daudet 著
李伯淳 譯

——一個濮羅望司Provence的牧人自述——

當我在流波倫Luberon山上看守那些羊的時候，我往往整個星期沒有看見生活着的人，只一個人在牧場裏同着我的狗那布里Labri和我的羣羊，有些時候鹿耳Lure山裏的修道士經過那兒去尋找藥草或是我很幸的看見碧阿邙Piemont幾個煤黑子的烏臉；但是這都是些村野的人，過慣靜寂而變爲沈默，已經失却了談話的興趣，也不知道山下村裏和城裏所談論的一切。所以每兩個星期在那上山的路上當我聽見我們莊子裏的騾鈴響把我兩星期的糧食帶來的時候，和在那山角邊我看見那個小村童的靈活的頭或是羅娜Norade老嬸子的紅色包頭漸漸現出來的時候，我眞是十分快活。我於是知道山下村莊裏的新聞，受洗禮啊，結婚啊；但是對於我最有趣味的，這就是要知道我的莊主的女兒，在周圍十里地以內最美麗的我們的姑娘司徒芳蘭怎麼樣了。裝着不十分關心的樣子，我得知道了伊是不是常常去赴宴會，作黃昏時的談天，是不是還有新的求婚的人上伊那兒，對於他們問我關於這些事我要怎麼樣，問我這個可憐的山上的牧人，我回答說我活了二十歲，這位司徒芳蘭姑娘是我一生所看見過的最美麗的。

這一次，在一個星期日我等候着兩星期的糧食，我發現他們很遲遲沒有來。早晨的時候我想：「這是大彌撒Grand'messe的躭誤」；一會兒，剛要到正午，一陣大風暴雨來了，我想因爲路的不好走那只騾子恐怕不能上路。最後，三點鐘的時候，天空已經洗凈了，山上照耀着水點和日光，在那樹葉的滴窣和那新漲溪水流動的聲音當中我聽見了騾鈴響，和復活節的大而鑠鏘的鐘聲一樣和美，一樣入耳。但是這不是那個小村童，也不是常引牠來的老羅娜。這是：：：你猜是誰！：：：我們的姑娘，天啊！我們的姑娘伊自己端正地坐在兩只柳條籃的中間，帶着山一般紅的臉色和暴雨後的涼態。

小村童病了，羅娜嬸子請假回到伊孩子們那兒去了。美麗的司徒芳蘭在伊下騾子的時候全部告訴了我，又說伊來遲了是因爲伊迷了路；但是看伊穿的那麼漂亮，綳着花絲帶，閃耀着的裙子，和那些紐帶，伊在什麼地方跳舞來遲了比在叢林裏尋路的神氣還要多。啊，可愛的人！我的眼睛看伊竟不會厭。眞的我從來沒有離伊這麼近看過伊。冬天有幾次，羊羣回到平地上來，晚上我回到莊子裏去吃晚飯，伊活潑地穿過廳屋，並不和僕人們談話，老是打扮得很好還有一點；驕態……現在我這兒有伊在我面前了，就只我一個人，這是不是要弄得我頭腦昏迷呢？

當伊從籃子裏取出糧食的時候，司徒芳蘭起始很奇異地在伊四周張看。撩起一點伊的禮拜天的漂亮的衣服恐怕弄壞了，伊

進到羊欄裏來，想看看我睡的一角地方，草墊的槽有一張羊皮，挂在墻上的連着帽子的背心，我的棍子，和我的火鎗。都使伊很高興。

「那末，你住的就是這裏，可憐的牧人？你老是一個人是怎樣煩悶啊！你做些什麼事？你想念誰嗎」？……

我應該回答說：「想你呀，姑娘」，我這不致於說謊罷；但是我的窘迫太厲害了，我覺不能够僅僅找到一句話。我相信伊已經看出了這個，並且我相信這個頑皮的孩子促狹地加倍我的窘迫以好開心：

「你的要好的女朋友，牧人，伊有時候上來看你嗎？……伊應該是好好地在金羊的背上，或者是那位艾斯奪蘭Estérelle女神，伊只在這些山頂上兜圈子的……

伊自己，和我說話的時候，眞有艾斯奪蘭女神的神氣，帶着仰起頭來的微妙的笑和要走的匆匆使伊的光臨變成惝怳的現象。

「再見，牧人，」

「好走，姑娘，」

伊於是就走了，帶了伊的空籃子。

當伊在那斜坡的小道上隱沒了的時候，對於我好像那些小石子在那騾子脚蹄下響着，一下一下都打在我心頭上，很久很久地我還聽見響；一直到天要晚了我依然在那裏昏昏要睡，動也不敢動，恐怕把我的夢境赶走了。將要傍晚，山谷的深壑正漸漸變成蔚藍，羣羊擠緊地這隻向那隻咩咩叫着去回到羊欄裏，我聽見下面有人叫我，我看見我們的姑娘在那兒，並不像剛纔的嬉笑，只是寒冷地，恐懼地，和濕淋淋地抖簌着，事情原來是在山邊的底下伊發現雙桂Sorgue溪水被風暴雨漲寬了，伊想盡種種方法要渡過去，伊幾乎把自己弄淹沒了。可怕的是在夜裏這個時候要想回到莊子裏去是想不到的；談到那條穿着走的小道，我們的姑娘伊一個人永不會知道找到那條路，我，我又不能離開羊羣。要在山上過夜的思想使得伊很難過，特別是因爲伊家裏人們的不安。我，我盡我的力量安慰伊：

「七月天，夜天很短，姑娘……」這只是一個很壞的時候。

我趕緊地燒起一個很大的火去烘乾伊的脚和伊的袍子全被那雙桂溪水浸濕了的。然後我把牛乳和羊酪放在伊面前；但是這個可憐的嬌小也不想烤火，也不想吃，看見那很大的淚珠充滿了伊的眼睛，我，我也想要哭。

但是夜已經完全來了。山頂上只有一線太陽光，只有一條光線在太陽落下去的那邊。我要我們的姑娘進去安息在羊欄裏。在那新鮮乾草上舖開了一張好的完全新的羊皮，我向伊道了晚安，我就出來在那門前坐在外面：……上帝可以證明我，雖然愛的燄火在我血裏焚燒着，一切的壞思想都沒有到我這兒來；除非只有一種很高的自豪想到在這羊欄的一角，靠近這些驚異的，看着伊睡的羊羣，我主人的女兒——好像一條比其餘最寶貴的羊——安息着，托付給我的衛護。天空從來沒有對於我這樣纖淨，星子這樣光耀……忽然羊欄的格子門開了，美麗的司徒芳蘭出來了。伊不能睡。羣羊走來走去或是在牠們睡夢裏嘆叫着把草墊弄得亂響。伊想還是靠近火邊好些。看見這種情形，我把我的羊皮搭在伊的肩上，我把火弄燃着，我

們一個靠近一個坐着不動，也不說話。如果你在那亮閃的星子底下過一次夜，你就知道在我們睡覺的時候，寥靜和寂然的當中有一個神秘的世界醒來了。一會兒泉水歌唱的格外清晰，池塘裏照耀着點點的微光。山裏的一切精靈隨意地來來去去；在那寒翠的空氣裏有那感覺不到的微響，好像可以聽得見樹枝正粗着，草兒正長着。白天是人的生活，但是夜，夜就是東西的生活，沒有這種習慣的人，這是會害怕的……我們的姑娘已經是全身抖簌，有一點聲響就緊靠住我。一會兒，一聲長而沈苦的嘯聲從下面閃耀的池子裏發出，波折地直上到我們這兒來。同時又有一個光亮的星子經過我們的頭上向同一的方向擦地飛過，好像我們剛纔聽見的嘯聲有光亮跟着牠一樣。

「那是什麼?」司徒芳蘭輕聲地問我。

「一個進天堂去的靈魂，姑娘，」；我做着十字形的手勢。

伊也做着手勢，頭向着空中好久不動，很沈思的。一會兒伊向我說：

「那末這是真的，牧人，你們都是巫人，你們這些人?」

「沒有這種事，我們的姑娘。只是在這裏我們住的離星子要近些，我們比平地上的人要多知道些那裏經過的一切。」

伊還是仰望着，頭靠在手裏，羊皮圍繞着好像一個天上的牧人：

「那兒有些什麼呀!這多麼美啊！我從來沒有這樣看過……：你知道牠們的名字嗎?牧人。」

「當然，姑娘……看呀！正頂着我們上面，那是聖約克 St. Jacques 的大道(銀河)。這從法國一直通到西班牙上面，這是卡里斯 Galice 的聖約克探測出這個，去指示給勇敢的沙爾曼大帝的路，當他和沙納遜人打仗的時候。遠一點，你看得見那神車星 le Char des âmes (大熊星) 帶着四條發亮的車軸。前面的三個星子是三獸星 Trois bêtes 那對着第三個的很小的是御者星 le Charretier 你看見周圍的星雨落下來嗎?這是仁慈的上帝不願意收留在他那裏的靈魂……下面過來一點，這是浪子星 le Râteau 或者三帝星 Trois rois (獵戶星)，就是這個對於我們可以當作鐘，對於我們這些人。只要一看見牠們，我就知道現在夜半，已經過了……但是所有星子裏最美的，姑娘，這就是我們的，是那個牧人星 l'Etoile du berger，剛要天亮我們赶羊羣出去的時候，牠對我們照耀著，晚上我們赶羊回來的時候也是一樣。我們又叫牠做馬古浪 Maguelonne，漂亮的馬古浪在泝羅望司的彼得星 Pierre de Provence (土星)後面追着，每過七年就和伊結婚，」

「怎麼！牧人，星子也有結婚嗎?」

「是的，姑娘，」

我正想要給伊解釋這個結婚是怎麼回事，我覺得有樣冰涼的和細嫩的東西輕輕地擱在我的肩上。這是伊的頭給瞌睡弄迷糊了，斜靠住我帶着一條美的緞帶的皺摺，幾條紐帶，和卷着的髮。伊這樣靠住不動，一直到天空的星子漸漸黯淡，被發亮的白天消滅的時候。我，我看着伊睡，我的心靈底下微微有點波瀾，但是完全受了那清明的夜的保護，除掉純潔的思想以外沒有給我別的東西。圍着我們，星子依舊走的們靜寂的路，馴服的好像一大羣羊。我時時幻想着星子裏有一個，最美的，最亮的，迷失了伊的路途，來安息在我的肩上睡着………

大鳥

醉梅

馬加達斯加西海岸之粵古斯金灣。有奇鳥曰愛比奧尼士。其脛之骨。陳列於法國巴黎博物院中。長四英尺。周圍一尺有餘。前爪之趾三。擴而張之周圍約四英尺。雖象之足。無其巨也。能掘土蹴物。力大無窮。

愛比奧尼士之足骨。既如斯奇異。據學者之研究。均目爲前世界之動物。今世界恐無生存者。然現已偵知馬達加斯加海岸。尚有此奇異之鳥。故法國嘗組織野征隊往捕之。

此鳥之高一丈六尺。尋常者亦高一丈二三尺。其形似食火鳥。狀態勇猛沈鷙。鳴聲嗚嗚。伸頸睨視。眼光閃爍生輝。口中若噴火焰。張其口。則燁燁有光。見者無不驚惶避走。雖勇士莽漢。所向無前者。亦不敢攖其鋒也。

土人恒思捕獲此鳥。嘗隱於大樹之中。以槍投之。槍着其身。如蚊蚋之嚙牛角。絕無知覺。仍緩步而行。未嘗略有懼意。有時爲槍所中。微覺疼痛。則發怒而呼。以足蹴散沙石。飛舞空際。其勢之猛。與火山之噴火無異。人爲所見。則直前相撲。勢難抵禦。故土人恒攀登大樹之巔。而投槍以捕之。然迄未聞有能捕者云。

時人彙誌

何尚平

何尚平字伊榘福建閩侯縣人。年四十一歲。一九零七年上海震旦大學第一屆畢業生。一九零八年自費留學比國。考入比國國立雙博羅農科大學。一九一二年以最優等畢業。得農學技師學位。即由比國農部特許聘爲比國國立農業理化研究院助理。華人在比國國立農業機關任事者。何君爲第一人。一九一三年由駐意吳宗濂公使電請農商部。派往法國國立蠶業試驗場實習一年。於一九一四年歸國。即由農商部特派福建考察絲茶礦產各實業。考察事竣。即應張季直之聘。任南通農業學校教務主任歷兩年。復應蔡孑民之聘。任北京大學生物學教授。因五四運動後。南下赴淮北創辦機器墾荒事業。至一九一七年復聯合中外人士。發起萬國蠶桑改良會。即今之中國合衆蠶桑改良會。嗣於一九二零年始正式由該會聘爲技師。迄今猶主持該會技術事宜。一九二三年兼任中法工業專門學校化學教授。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即被委爲接收東南大學接收委員。籌備第四中山大學勞動大學諸委員。並任中央大學農學院勞動大學勞農學院等教授。